

彩圖1 彰化南瑤宮1917年新大殿 柴田寫真館 無年代 國家圖書館典藏並提供圖版



彩圖2 彰化南瑤宮觀音殿外貌 2007.1 涂寬裕拍攝



彩圖3 彰化南瑤宮觀音殿神龕魚眼圖 2007.1 涂寬裕攝



彩圖4 彰化南瑤宮觀音殿左牆十八羅漢龕泥塑
2007.4 田野調查照片

日治時期寺廟建築的新舊衝突

—1917年彰化南瑤宮改築事件

顏娟英*

【摘要】日治時期彰化南瑤宮面對各媽祖廟競爭香火，1912年開始倡議改建，經過官方同意，次年由當地紳商代表正式成立改築會以負責募款與監工等。1916年末動工，1917年夏新建大殿完工，為木構磚牆建築，臺和洋混和風格，12月舉行安座式正式將媽祖像移入。然而由於募款嚴重不足，雖完成新大殿，卻缺乏後續工程經費。次年開始出現嚴厲的攻擊聲浪，最後由媽祖會代表決定放棄此殿，另建一座傳統式媽祖殿，並正式將媽祖像改遷入此殿，而先前完成的西式大殿則改為觀音殿。日治時期南瑤宮前後兩種不同風格的建築群，先完成西式的，緊接著又興建傳統式建築，究竟是誰來選擇新或舊式建築？分析南瑤宮興建過程的轉折變化，適足以說明一座廟宇的出現，不但與固有信仰有關，更涉及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以及文化流行等複雜的層面。

最後說明1917年建築之混合實驗形式，與當時新式建築形式有關。1934年左右，為配合第二期改建工程，此殿立面及拜亭部分曾被大幅度刪除、修改。

關鍵詞：日治時期 南瑤宮 媽祖 觀音殿 建築 彰化

前言^①

南瑤宮位在彰化市南瑤路43號，清代舊城南門外，現在入口牌樓緊鄰交通繁忙的中山路(臺一號公路)，三川殿則面對南瑤路(圖1、2)。1985年4月25日由內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員

① 撰寫本文期間承鹿港李松林先生兒子、女婿，李秉業、李秉圭、王耀庭等先生，鹿港李奕興、王壽康、彰化市南瑤社區理事陳文筆、南瑤宮陳孟圭等先生，多次接受訪問，帶領廟宇現場解說，腑感銘心。李乾朗、中研院陳永發、許雪姬、林美容等教授提供寶貴資料；史語所黃銘崇、中央大學吳方正教授針對建築技術授業解惑，攝影家涂寬裕、研究助理陳譽仁、施汝瑛協助田野調查，傅斯年圖書館吳秀惠、國立文化資產保存中心、國家圖書館提供蒐集資料方便；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重要意見，謹致最高謝意。

政部公告指定為第三級古蹟。日治早期，南瑤宮曾經是享譽全島，數一數二的媽祖聖地，目前由各地前來進香的信徒仍然絡繹不絕。1964年，李獻璋最早調查記錄南瑤宮盛大舉行的醮儀活動。^②人類學家林美容由南投鎮草屯縣祭祀圈的研究溯源至彰化南瑤宮媽祖信仰，「因而發展出信仰圈的理论，來解釋大型區域性祭典組織。」^③

南瑤宮目前整體建築規模為面寬九開間，約27.5公尺，進身四進，長約86公尺的狹長型配置平面。中軸線上由前至後包括三川殿、正殿（媽祖殿）、觀音殿及後殿（凌霄寶殿）；左右兩側配有廂房、過水門廊與後殿香客大樓。^④就現有建築而言，觀音殿年代最早，完成於1917年；三川殿與正殿其次，完成於1934至1936年，後殿建造於1971年以後，木造牌樓則建於1988年（圖3）。從南瑤宮建築史，明顯地看到民間建造寺廟工程普遍遇到的問題，龐大的建築費用籌措不易，而且細部雕刻彩繪費時費力，只能分期數年甚至數十年才能完成。但是南瑤宮與其他廟宇不同的是，在其建築群中，清楚地看到混雜著西方、日本與臺灣的不同風格。有趣的是在南瑤宮三川殿廟門口樹立著一塊「沿革碑」，紀年昭和十一年（1936）初夏，嚴厲地批評1917年建築為「西洋式殿」，「埋立不實、砌造不牢，地坪沈塌，兼之白蟻危害，勢難耐久。」（附錄二）亦即，由於1917年建築失敗，才重新建造另一座正殿以取代之，換句話說1917年建築原來用意為正殿，供奉媽祖，此時已被新殿取代，並改為觀音殿。按此說法，觀音殿宛如一個失敗建築的見證者，更為引人注目。

日治時期彰化南瑤宮改建倡議始於1912年，次年正式成立改築會，1916年底動工，新建大殿於1917年夏完工，12月舉行安座式正式將媽祖像移入。然而最初募款即嚴重不足，雖勉強完成新大殿，接著又陷入缺乏後續工程經費，無法興建廊廡聯絡三川殿的難堪狀況。次年便開始出現嚴厲的攻擊聲浪，最後由媽祖會代表決定放棄此殿，另成立第二次改築會，並建造一座傳統式媽祖殿，

② 李獻璋，〈道教醮儀的開展與現代的醮〉，《中國學誌》5卷1期（1968）（東京：泰山文物社），頁1-62，同作者，《媽祖信仰の研究》（東京：泰山文物社，1979）；中譯本，鄭彭年、劉月蓮譯校，《媽祖信仰研究》，收入澳門文化研究會彙刊（澳門：澳門海事博物館，1995）。

③ 林美容，〈作者自序〉，《媽祖信仰與臺灣社會》（臺北：博揚文化出版社，2006），頁4。

④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第三級古蹟彰化縣南瑤宮調查研究暨修護計劃報告書》（以下簡稱南瑤宮修護計劃報告書2002）（彰化縣：彰化縣政府，2002），頁76-77。

將媽祖像改遷入此殿，而先前完成的西式大殿則改造為觀音殿。本文首先試圖說明改築會新建大殿建築過程中，何以遭受傳統勢力的反彈，乃至於中斷計畫等複雜的矛盾現象？接著討論1917年建築大殿的形式以及如何被第二次改築會改造。

筆者自2003年開始，為瞭解臺灣傳統藝術，進行彰化地區的寺廟研究，原擬以鹿港寺廟為出發點，由龍山寺而天后宮，但在多次尋訪南瑤宮後，深受其日治時期新式建築，即現在的觀音殿所吸引，遂暫時轉移研究重心至此。此研究的主要資料可舉出下列五項：一、明治、大正時期《臺灣日日新報》有關南瑤宮報導，資料豐富，有助於理解日治時期南瑤宮興起的源由。二、大正時期，大約1915年調查南瑤宮留下的《寺廟臺帳》，記載改築會成立前後，寺廟財務管理方式的重大變革，以及管理人的更動。三、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鉅細靡遺地記載1917年開工的豐原慈濟宮修繕工程，可以提供做為瞭解南瑤宮改築經過的借鏡。張麗俊更為我們指出誰是南瑤宮改築會的負責人，兩座廟宇的工匠也有重疊之處。四、舊建築明信片一張。目前所有文獻資料，包括調查報告都沒有提到此建築在十幾年後被改造的問題。筆者在注意到大正時期照片與目前建築立面有差異後，循線找到國家圖書館收藏當時在日本印製的南瑤宮大殿明信片一張，方得以展開第四章第三節，「變容—從媽祖正殿改為觀音後殿」的討論。五、彰化市公所委託調查維修南瑤宮建築報告，目前所知自1983年起，共有三種。第四章討論建築形式，即建立在此維修調查報告之基礎上。

南瑤宮日治時期主要建築群分兩個時期，有趣的是先完成西式的，緊接著又大費周章地興建傳統式建築，究竟是誰來選擇新或舊式建築？答案當然不是此廟的主神媽祖，而是主其事的個人或團體。一座廟宇出現不但與當地固有信仰有關，更涉及當時的社會經濟文化各層面。筆者擬從《臺灣日日新報》、《寺廟臺帳》，私人日記等同時期諸多記載，重新審視這棟西式廟宇建築過程，該廟信仰的社會經濟背景，當時人們的視覺觀感，並試圖比較新式觀音殿建築與一般廟宇建築之異同。媽祖廟屬於民間信仰，與庶民生活更是息息相關。為了分析南瑤宮觀音殿建築被信眾接受問題，首先還得簡要地回顧其媽祖信仰的起源與特色。

一、南瑤宮興盛史

1. 歷史紀錄

南瑤宮為民間興建寺廟，因此正式記載不多，或出現較晚。對照於廟方傳統的「乾隆三年」（1738）說法，乾隆十二年（1747）《重修臺灣府志》僅記載彰化城北門內的天后廟一座。^⑤乾隆三十九年（1774）刊定《續修臺灣府志》有關彰化縣幾座寺廟記錄中，也沒有提到南瑤宮。^⑥直到十九世紀，道光年間修纂《彰化縣志》祠廟小節，提到縣內共有二十三座天后聖母廟，其中名列第五，位於縣城南門外的應該是南瑤宮（圖4）：^⑦

天后聖母廟 ……一在邑治南門外尾窰，乾隆中士民公建。歲往笨港進香，男女塞道，屢著靈應。

這是官方地方志最早提出本廟於乾隆年間興建，並由仕紳與民眾合力完成的說法。可惜短短一行文字，沒有更清楚的說明。大正年間調查撰寫的彰化街《寺廟臺帳》，則引述廟方說法，完整地記錄下南瑤宮「創建歷史」：^⑧

⑤ 六十七、范咸纂輯，《重修臺灣府志》二十五卷；乾隆十二年（1747）原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據1961年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重勘（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卷7，〈典禮·祠祀〉，頁266。

⑥ 余文儀主修，《續修臺灣府志》，乾隆三十九年（1774）原刊，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據民國五十一年（1962）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重勘（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卷19，〈雜記·寺廟·彰化縣〉，頁650。

⑦ 周璽總纂，《彰化縣志》，約道光十二年（1832）原刊，據1962年臺灣銀行臺灣文獻叢刊重勘（南投市：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3），卷5，〈祀典志·祠廟（寺觀附）〉，頁154。

⑧ 彰化街《寺廟臺帳》共四冊，冊3南郭庄，南瑤宮，手稿無出版時地（影印本收藏於中研院民族所；原文日文，筆者中譯，見附錄一）。據丸井圭治郎說明宗教調查時間為大正四至五年（1915-1916），見同氏著，〈辨言〉，《臺灣宗教調查報告書第一卷》（臺北：臺灣總督府，1919）；影印本再版改名《臺灣的宗教》亞洲民俗·社會生活專刊56（臺北：東方文化書局，1974），頁1。觀察南瑤宮記錄「財務管理辦法之變遷」項提到，改築許可核定的日期為1916年10月21日，但並未提到工程的進行，故調查時間在此之前。附錄各媽會之總理，興二媽總理為廖乾三（1853-1925），時任臺中廳揀東上堡大社庄葫蘆墩

嘉義廳斗六魚寮庄住民，陶工楊謙，虔誠信仰北港媽祖廟天上聖母，並於自家中供奉神像。乾隆元年（1736），移居瓦碇庄即現在之大埔庄，隨即宣揚其靈顯事蹟。故而當時彰化總理林楊及李、賴、蔡各姓諸同人共同籌款，塑造天上聖母神像，以供奉祀。至乾隆三年（1738），遂在瓦碇庄陳氏土地上，創建茅草小祠，安置神像，名為媽祖宮。同年十一月總理吳佳聲、黃景祺、林君、賴武等又發起籌募資金，建築本堂，塑神像五尊，改稱南瑤宮。乾隆十四年（1749）三月，士紳王君楊發起募集捐款，建築後堂。乾隆二十九年（1764）五月增築左廊廡，及祿位祠，安置歷來對本廟建築有功之吳佳聲、黃景祺等之祿位，以資表揚。

道光十九年（1839），南門口庄總理汪安舒發起，籌募捐款，增建右廊廡，以及本堂之左右門樓牆。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以士紳世振治為首的諸紳商捐款在本堂左側，設置參拜者洗面所。丹楹雕畫，美麗壯觀。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盛大舉行落成式，即今之廟宇。

據此記錄，乾隆三年首度在目前南瑤宮的位置創建茅草小祠，同年又募款建造本堂，並正式定名為南瑤宮。接著後代陸續增修，使南瑤宮更為華麗壯觀。

總之，南瑤宮創建淵源說法頗符合當時的典範。臺灣為移民社會，各地成立寺廟時，最常見的動機或說法便是追溯到久遠以前，「某人攜來香火特別靈驗顯著。」因此從民家請此香火到廟宇祀奉，成為當地部落共同信仰。^⑨1931年臺灣總督府出版之《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資料》延續上述說法。^⑩看來大正初年，南瑤宮香火興盛，並已經成功地建造光榮發跡的廟史，然而，事實不然。1936年南瑤宮「沿革碑」（附錄二）沒有明確地提到乾隆三年首創，乾隆年間陸續擴建的說法，僅稱楊謙在興建彰化城期間來到此地，其媽祖香火靈驗被發現後，初期先寄放在附近土地公廟，兩年後才正式建了一座小廟：

遂共祀之於鄰福德廟內，禱告輒靈。自茲以後，香煙日盛，越二年，庄民

區長。廖乾三1902年起任葫蘆墩區長，1917年3月改任社口區長，這也是記錄年代之下限。不過，「所屬財產」，登記其彰化銀行存款額（預金）為9,053.1圓，此即改築會之存款額，若較1916年2月總額2萬餘圓，不到半數，故推測南瑤宮調查記錄時間在1915年。

⑨ 千千岩助太郎，〈臺灣の寺廟建築〉，《臺灣建築會誌》15卷5、6期（1943年11-12月），頁179。

⑩ 臺灣總督府內務局編，《史蹟名勝天然紀念物調查資料》（臺北：臺灣總督府內務局，1931），頁57。

議建廟。然初建基，不滿十坪，湫隘難堪。嘉慶七年（1802），彰化紳董聯絡縣下信者，再倡重建。基雖擴五倍，…

若據此較為保守的版本，南瑤宮直到1802年大幅度擴建以前，還不滿十坪。如此看來，直到1930年代，有關南瑤宮乾隆時期歷史部分仍有些許模糊之處。據《寺廟臺帳》，在1910年代中南瑤宮應為三進建築，除本堂（正殿）外，設有後堂，左右兩側有廊廡（又稱護龍），正殿前面應該還有類似三川殿的大門，其左右設有出入的門樓牆，建築物的左外側，設置洗面臺。1916年3月出版的《鐵道旅行案內》提供了一張小圖版，是未經改建前的外觀（圖1）。^⑪值得注意的是，此記載中提到，左廊廡設有祿位祠，安置歷來對本廟建築有功的吳佳聲、黃景祺等祿位，以資表揚。南瑤宮定位為公廟，是對所有十方信眾開放的祭祀空間，故建廟時公開勸募資金。不過由於主持修廟的總理或大施主功勞最大，故在左廊廡設其祿位以示表揚，保留下領導者強烈的影響力。目前在正殿右前護龍依然供奉對於本廟有功勞者的長生祿位，不過隨著時代變遷，前述幾位的名字已經消失，改列自昭和時期以來負責改建的功勞者。

2. 媽會與尊像

南瑤宮的一大特色是擁有諸多媽祖會，各地信徒的組織力旺盛。現在南瑤宮共有十個會媽會，其分佈面積涵蓋彰化縣、臺中縣、臺中市與南投縣，主要為大甲溪與濁水溪兩河之間的中部內陸地區，以漳州人與福佬客族群為主。^⑫若依《寺廟臺帳》，大正時期分佈更為廣闊：「臺中廳全部、新竹、南投、桃園、臺北、宜蘭各廳之部分」。媽祖會出現最初原因是由於媽祖聖駕歷來有前往笨港（今雲林北港）進香的傳統，各地方信徒也需要組團前往南瑤宮，而且媽祖更時常被各地信徒迎請前往家鄉祈福。進香時善男信女隨行，沿途數日接受各地接待，媽祖需要護駕，隨行需要費用與組織以維護治安，因此各地信徒

^⑪ 臺灣總督府鐵道部編，《鐵道旅行案內》（臺北：臺灣總督府鐵道部，1916），頁44。

^⑫ 林美容，〈彰化媽祖的信仰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69（1990年6月），頁41-104。

自動組成鑾班會、輿前會，會員出錢出力，輪流分擔進香工作。鑾班會或輿前會現在都稱為「會媽會」、媽祖會，簡稱媽會。^⑬

依據大正年間調查記錄的彰化街《寺廟臺帳》，南瑤宮主神為天上聖母，共有木雕像九尊，代表九個媽會：大媽、二媽、興二媽、三媽、聖三媽、四媽、新四媽、五媽、六媽，與現在的十個媽會比較，只少了新大媽會。^⑭何以需要代表個別媽會的神像？因為媽會各有其地緣關係的會員與角頭，在舉行媽祖千秋祭典（誕辰），或繞境祈福、進香活動時，各自媽會獨力迎請所屬媽祖像（金身）與神轎出駕，進行活動，或返回故里繞境祭祀等等。同時，各會每年有一輪值之爐主，在千秋祭典後，四月舉行「過爐」行事。決定好新任爐主後，迎請媽會的正尊像與香爐到新爐主家過夜，第二天才恭送正尊像回南瑤宮，留下其分身副尊像在爐主家供奉，直到下一任爐主出現為止。

現在南瑤宮正殿媽祖像有十二尊以上，十個媽會各有一尊像，這些尊像遇有任務，受信徒迎請，便得坐上神轎外出。鎮殿媽祖像則永遠安置在殿內中央，代表本宮的正尊或真身，其前面還安置有開基三媽神像，是祖傳的創始神像。一般遇到地方特別需求，廟方可派出分身到各地巡迴繞境。遇到特殊重大儀式時，十個媽會尊像陪同開基三媽，慎重其事地組團共同前往。^⑮

媽祖神像因應信徒的需要可以複製為多尊分身，同時並陳於神龕上。媽祖像造型具有強烈的世俗性，這可能與其歷代受朝廷冊封有關。媽祖像的常見形式為頭戴冠冕，或平帽，身著龍紋衣袍，雙手或執如意或捧玉圭，或安放在椅背扶手上。^⑯媽祖像坐姿如男性官員，或帝王安穩地端坐在龍椅上，雙腳下垂，與道教的神像如玉皇大帝等頗有些相近。神像有軟身與硬身之別，硬身像包括泥塑與木雕像，後者全身連同背後的龍椅由一塊木頭刻成。軟身像則是由多塊

^⑬ 黃美英，《臺灣媽祖的香火與儀式》（臺北：自立晚報，1994）。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彰化南瑤宮志》（彰化市：彰化市公所，1997）。

^⑭ 彰化街《寺廟臺帳》，冊3南郭庄，南瑤宮。

^⑮ 例如2005年南瑤宮前往「泉州天后宮進香及湄洲祖廟謁祖刈火」，感謝南瑤社區副理事長陳文筆先生賜教。

^⑯ 陳清香，〈北港朝天宮內供像造型初探〉，《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港：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董事會，1997），頁142-163。

木頭分別刻好頭、手腳部分，胴體部分或形狀極簡略，或直接由輕軟的填塞物組裝成像，方便拆裝脫換服飾。^{①⑦}簡言之，各方的信徒在南瑤宮祭拜時，媽祖尊像群造型幾無分別，因為這些像全身包裹著刺繡精美繁複的錦袍，燦爛奪目，頭冠巨大，只露出覆蔽在珠簾後的臉面。每一尊身上披掛各媽會輪值爐主（總理）敬獻錦帶，只有從上面所繡的題字，才能辨識個別所屬媽會。

媽祖的身邊有宮女，但正式侍者為高於人身的千里眼與順風耳，通常是大型木雕像，姿勢頗富戲劇性，放置在大殿的兩側，卻與媽祖距離遙遠。相對於佛教尊像的組織嚴密，媽祖像組織簡單，卻容許成群結隊的尊像同時出現在一個神龕內，彼此關係有如一群姊妹淘。傳統佛教的神像組織最早為一佛二菩薩形式，逐漸演變加上二弟子、二神王等，中央的主尊與脅侍之間位階分明，井然有序。後來出現多尊佛像時，或為三世佛、五方佛、過去七佛、賢劫千佛，不論數目增加多少，總是各有其佛名與各自屬性，相輔相成卻不容混淆。反觀媽祖像由一尊分化為多尊同時並存，差別不大，既照顧到公眾性，也強調其行動性與可親性。一個媽祖會形成時，必定另雕塑神像，作為該會象徵。^{①⑧}媽祖廟往往因應信徒需要，分身逐漸增加，愈有靈驗的神像，神務愈繁重，分身愈多。媽祖分身像負擔外出遊行、祭祀、祈福的功能，有些分身像長期外駐鄉間新成立的媽祖宮，只有固定時候才回娘家。

有名的彰化民間故事「壽至公堂」，講述清朝同治九年（1870），地方官設陷阱，利用三月時南瑤宮例行前往笨港進香，事先將媽祖迎入城內，藏供於觀音亭中，迫使霧峰林家領袖林文明（1833-1870）出面，再誘勸他親入公堂，最後一舉誅殺之。^{①⑨}這個歷史事蹟說明早在十九世紀時，南瑤宮與臺中、南投一帶信徒已建立起密切關係，而霧峰一帶便屬於老五媽會範圍。^{②⑩}

①⑦ 吳榮賜，《臺灣媽祖造像美學研究》（臺北：淡江大學中文系研究所碩士論文，2006）。

①⑧ 李獻璋，〈笨港聚落的成立，及其媽祖祠祀的發展與信仰實態（下）〉，《大陸雜誌》35卷9期（1967），頁286。

①⑨ 林文明係下厝林定邦次子，林文察弟。參見麥斯基爾（J.M. Meskill），王淑琤譯，《霧峰林家—臺灣拓荒之家1729-1895》（臺北：文鏡文化事業，1986），頁168-173。黃富三，《霧峰林家的中挫一八六一～一八八五年》（臺北：自立晚報社，1992），頁205-225；李獻璋，《臺灣民間文學集》，據1936年排印本影印（臺北：龍文出版社，1989），頁229-254。

②⑩ 林美容，〈彰化媽祖的信仰圈〉，前引文，頁74-78。

1930年代，臺北帝國大學助教授福田增太郎指出，臺灣農民的民間信仰具有團體性質，也就是農民出生於某村莊或集團，便屬於該宗教團體，不強調個人的自由選擇。換言之，農民宗教的特徵是傳統保守與個性不明顯。^①南瑤宮各媽會具有強烈的地緣關係，也可以說是團體或集團性的表徵。尊重團體的和諧，壓抑個人表現，或許也可以說源自農民社會重視傳統的觀念。李獻璋也指出中國民間信仰以家族為單位，「在同一地域總是崇奉同一鎮守神。」^②除此之外，在南瑤宮的研究中不難發現，媽祖具有超級行動力，既具備類似菩薩的救苦救難神力，凝聚村落市街共同歸屬感的象徵，更是各地方廟宇招財進寶的搖錢樹。

3. 媽祖信仰活動

關於南瑤宮的媽祖信仰圈活動，特別是國府時期，林美容已經發表詳細的討論。^③李獻璋也曾詳細記錄1960年代進香的各種儀式。^④在此引用1906年4月《臺灣日日新報》一篇不具名投稿，來說明當時社會上媽祖信仰的重要性，以及南瑤宮地位。^⑤

……夫媽祖非他，天上聖母是也。其廟宇之壯麗整齊，以嘉義之北港、新港、彰化三處，為全島之冠。三月廿六日，乃天后誕辰。南北兩部，結香社而往北港進香者，絡繹於道。俗稱北港為大媽，新港為二媽，彰化為三媽。故北部內山客庄之結香社者，必以三年為率。第一年進北港香，第二年進新港香，第三年進彰化香。

「結香社」應該就是組織媽會。這位作者指出，媽祖廟建築的壯麗與否關係到

① 福田增太郎原著，黃有興譯，《臺灣宗教信仰》，收入江燦騰主編，臺灣宗教文化叢書（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5），頁358。

② 李獻璋，〈笨港聚落的成立，及其媽祖祠祀的發展與信仰實態（下）〉，前引文，頁286。

③ 林美容，〈彰化媽祖的信仰圈〉，前引文，頁41-104；林美容，前引書。

④ 李獻璋，〈笨港聚落的成立，及其媽祖祠祀的發展與信仰實態（上）（中）（下）〉，《大陸雜誌》35卷7期（1967），頁303-307；35卷8期，頁253-256；35卷9期，頁286-293。

⑤ 〈媚神何益〉，《臺灣日日新報》，1906.4.27〔漢5〕。

進香人數的多寡。臺灣有三大媽祖廟最為壯觀，彰化南瑤宮雖然排第三順位，但也能與前兩位均分來自南北各地進香客的香火。其次，媽祖出駕活動到了主要城鎮必要繞境祈平安，演戲謝神，活絡沿途鄉鎮的熱鬧氣氛，信徒參與慶典，觀看戲劇演出，而各方食客與好事者也聞風而來，群聚於道旁。

凡香客啟程後，按日計程，某日可回抵本境，則街庄居民，必於是日，預備綵旗鼓吹，齊赴首途迎接。既抵境矣，又不遽入廟，必繞往各庄，巡歷一迴，名曰游境。迨游畢回廟，則於廟口開臺演劇，牲犧酒醴，排滿庭中。爆竹之聲，轟震天地，謂之落馬。而鄰庄別堡之親戚姻婭，藉觀景為名，特來尋親訪友，填街塞巷，擠門擁戶者，皆獵食之徒也。

不過，這位投稿人顯然是提倡新時代文化的知識份子，反對迷信行為。他認為媽祖慶典活動勞民傷財，結尾並引述當時地震造成廟宇嚴重損害，因而質疑媽祖的神力。這篇文章發表前不久正好發生1906年3月17日，嘉義民雄與梅山附近發生芮氏地震規模7.1級強烈災害地震，造成新港奉天宮全倒，北港朝天宮大殿也嚴重受損。^{②⑥}

未知是否因為這兩座廟一時損壞，較多信徒轉向南瑤宮禮拜，1908年南瑤宮的香火曾被推崇為僅次於北港朝天宮，成為全島第二大媽祖廟：

全島人民，最所信賴者，莫如北港朝天宮，次則彰化南瑤宮，兩天上聖母是已。^{②⑦}

無論如何，南部這兩座廟宇在災後不久便展開全島勸募集資活動，以便重新改建，同時更帶動全島寺廟興建的熱潮，下文將再述。

日治時期，南瑤宮往北港進香例行活動並不如想像頻繁。道光年間《彰化縣志》謂「歲往笨港進香」，好像是每年進香。^{②⑧}但事實上，進香團人數龐大，

②⑥ 〈新港街現況〉，《臺灣日日新報》，1906.4.11〔11〕，報導新港媽祖宮全部倒塌。

②⑦ 〈香侶何多〉，《臺灣日日新報》，1908.4.18〔漢4〕。

②⑧ 周璽總纂，《彰化縣志》，前引書，頁154。

步行路途遙遠，更涉及經費與安全等複雜問題，每年舉行恐有困難。據《寺廟臺帳》「南瑤宮」記錄稱，「本廟係從嘉義廳北港街朝天宮分香而來，每十二年一回到北港拜候。」^{②⑨}檢索《臺灣日日新報》資料，清末最後一次為光緒十九年（1893），而日治時期共有三次赴北港媽祖進香，第一次即明治四十三年（1910）。^{③⑩}這次隨香客遠自新竹苗栗南投而來，當天晚上出發，浩浩蕩蕩，半夜抵達燈火輝煌的員林街，人山人海，據稱多達十餘萬人。第三天中午到北港進香，隨即往新港奉天宮進香，行程共六日。^{③⑪}日治第二次為大正六年（1917），距前已七年。^{③⑫}第三次因為諸多原因，拖延甚久，昭和十年（1935）終於成行。^{③⑬}進香雖然費時耗力，但是對於提高本廟的聲望地位，招攬香客，促進地方繁榮，具有顯著功效。^{③⑭}

4. 鐵路線上的南瑤宮

臺灣總督府在臺興建縱貫鐵路運輸網，同時為了提高營運效益，不但對日本宣傳臺灣觀光，對內更推動地方產業共進會、教育展覽會、全島大型博覽會，甚至民間建醮、繞境等廟會活動也都被視為促進觀光，提高鐵路運輸效益，推動市街產業的絕佳商機。^{③⑮}「迎媽祖」已經成為臺灣農村慶祝祭典盛事，是人人不可錯過的嘉年華會。鐵道部很早便開始配合廟會，推出減價促銷活動。1905

②⑨ 手寫稿原文初次登錄寫每三年，又劃掉改為每十二年（十二年目）到北港朝天宮進香，見附錄一。

③⑩ 〈進香光景〉，《臺灣日日新報》，1910.5.1〔漢1〕。當時提到上次「往北港進香，去今已十七年。」

③⑪ 〈進香光景〉，《臺灣日日新報》，1910.5.1〔漢1〕。預定進香日期為舊曆3月25-30日，新曆5月1-6日。南瑤宮進香北港朝天宮屬於「過路香」，並非謁祖，故不在朝天宮過夜。緣由笨港祖廟毀於大水，原神像移置新港奉天宮，北港朝天宮雖為故址，卻非祖廟。參考李獻璋，前引文，頁293；及陳文筆先生說明。

③⑫ 〈彰化媽祖進香〉，《臺灣日日新報》，1917.4.19〔3〕；4.20〔3〕；5.6〔7〕；5.14〔5〕；5.15〔漢6〕。

③⑬ 〈彰化媽祖進香募集團員〉，《臺灣日日新報》，1935.4.8〔漢8〕；4.11〔3〕。

③⑭ 〈彰化媽祖の繁昌〉，《臺灣日日新報》，1917.6.12〔3〕。

③⑮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年3月，中部鐵道彰化至二水段首先開通，5月繼續拓展至臺中、豐原（葫蘆墩），有如縮地魔術般快速聯絡中部平原主要城市，也等於打開南瑤宮主要祭祀信仰圈的交通。官方鐵道部與私營輕鐵（小火車）為了促進營運收入，與地方政府及民間合作，積極推動觀光事業，宣傳南瑤宮成為重要朝聖地，並配合祭典，推出折扣票價。《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大力宣傳，鼓勵各地香客多加利用。^{③⑥}

鐵道部曾為進香人謀利便，所有往返列車，盡行減折賃金。諸香侶得此好時機，咸謂縮地有術，朝天不難。而彰化驛停車場〔火車站〕，每日諸香侶熙來攘往。行道者亦為之讓畔耳。

接著，1908年4月西海岸縱貫鐵道開通後，更是如此。1911年4月，報紙特別報導，媽祖聖誕日，香客遠自新竹、苗栗趕赴彰化進香，一天約有五千人，南北向到彰化站所有列車，座位皆爆滿。^{③⑦}1912年1月北港朝天宮修建落成，建醮慶祝，盛況空前，估計祭典費用一天一萬圓，五天五萬圓（圖7）。報紙報導標題：「媽祖大祭利用商人」。^{③⑧}慶典期間，不僅鐵道部連續多天收入超過一萬四千六百圓，^{③⑨}北港製糖會社私營輕便火車行走於農村蔗田間，提供他里霧（斗南）、西螺等地與北港之間的接駁，一天計發售優惠「減價車票」高達十萬張。從各地趕來趁機大撈一筆媽祖財的商販，特別是臺南服飾店、藥商、雜貨商、還包括各種販售對岸生產的革命戰爭畫、媽祖宮紀念明信片的商人都趕著運貨到當地來，「欲博一時之厚利也」。南瑤宮位在縱貫線上，北上火車進入彰化站之前，在車上便可以先看到南瑤宮，是現代交通路線上的新路標，對於各地媽祖廟的競爭也特別敏感。下文提到的彰化紳商經營彰南鐵道，聯絡彰化與南投山區鄉鎮，也是看準了南瑤宮的豐富商機。

③⑥ 〈香侶雜沓〉，《臺灣日日新報》，1907.4.13〔漢5〕；〈進香光景〉，5.1〔漢1〕。凡引文括號〔 〕內為筆者說明文字，底線為筆者重點強調，下文同。

③⑦ 〈天后誕辰〉，《臺灣日日新報》，1911.4.25〔漢3〕。

③⑧ 〈媽祖大祭利用商人〉，《臺灣日日新報》，1912.1.12〔漢5〕。

③⑨ 〈打貓輕鐵の將來〉、〈媽祖祭之鐵道收入〉，《臺灣日日新報》，1910.2.19〔3〕、1912.1.21〔漢4〕。

二、1913年成立南瑤宮改築會

1. 朝天宮改築的刺激

1906年（明治三十九年）嘉義大地震，北港朝天宮嚴重受損，兩年後在北港支廳長建議下，由區長出面組織委員會，向總督府提出申請改築重建及募款許可，募款總額達七萬八千多圓。^{④⑩}為配合募款活動，朝天宮媽祖勤快外出，繞遍全島各都市鄉鎮，接受供養，廣布祈福，不但吸收源源不斷的香油錢，更拓展其信奉範圍遍及全島。1912年（明治四十五年；同年7月改元大正）1月北港朝天宮舉行新修落成典禮，每天有數萬人潮，或搭乘火車或徒步，宛如螞蟻大軍湧入小鎮參拜。同時，配合慶典，事前經過全面大整修的北港街道上，各商店與旅館皆大發利市。^{④⑪}擴大舉行媽祖祭典能招財進寶，促進市街繁榮，北港朝天宮可謂最好的典範。^{④⑫}很快地，從北港朝天宮、新港奉天宮到彰化南瑤宮競相改建，1914至1920年間在臺灣各地掀起一波重修廟宇的風氣，反映出臺灣農村經濟繁榮。此原因除了島內交通等各項建設外，更由於歐洲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亟需物資，造成日本與臺灣外銷景氣。

彰化原是中部古城，清雍正元年（1723）始設縣治，南截虎尾，連接嘉義縣，北抵大甲溪，接淡水廳。日治時期，隨著交通建設快速改善，新興城市臺中成為中部農產集散地，商業發展迅速。1909年10月25日總督府修改地方官制，將原來20廳減少為11廳，新設花蓮港廳，合共12廳。原彰化廳被廢置，改屬於臺中廳下的支廳。彰化街失去了中部平原的行政與經濟樞紐地位。經濟上，自從廢廳後，彰化街難免有蕭條之感，南瑤宮香火興盛與否更令當地官商倍感關切。

④⑩ 宮本延人，《日本統治時代臺灣における寺廟整理問題》（奈良：天理教道友社，1988），頁263-264；王見川、李世偉，《臺灣媽祖廟閱覽》（臺北：博揚文化出版社，2000）。

④⑪ 〈北港媽祖祭餘聞〉、〈旅寓利益〉，《臺灣日日新報》，1912.1.18〔7〕、3.20〔漢6〕。

④⑫ 曾月吟，《日據時期朝天宮與北港地區的發展》（嘉義：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同作者，〈日據時期朝天宮的發展—以《臺灣日日新報》所見為主〉，《媽祖信仰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前引書，頁246-296。

顯然受到朝天宮的刺激，1912年3月報紙已經提到彰化南瑤宮商議改建之事，並且可能是由媽會董事首倡。^{④③}

卜日進香

彰化南門天上聖母，每年舊曆三月，應赴北港進香，從者十數萬人，繡旗花鼓，繽紛於道，誠一時之盛舉也。近日復由各董事卜日啟行，並議重修廟宇，工資頗多，恐難一時籌措也。

4月，報紙再度報導改建緣由及計畫，並進一步估計出經費。^{④④}

…自創建以來，既閱百餘載，殿舍棟梁，頗有腐朽，非速改建，實無以壯觀瞻。聞該地有志者，豫算工費約四萬圓。將行改建，刻正種種計畫云。

南瑤宮老舊腐朽問題可能並不嚴重，但是若不改建便不能與新朝天宮比美才是更迫切的事實。臺灣廟宇每隔幾十年就要考慮拆掉重建，藉此機會表現更為華麗壯觀，吸引更多的香客，這樣的心態至今仍然普遍存在。

南瑤宮改築會確實成立時間以及成員名單沒有發表於報紙，目前只能在1916年看到一則簡短說明，當地仕紳與商人計畫改建，並已於1912年獲得募款許可，各媽會的董事似乎已不再參與：

〔南瑤宮〕其廟築既多年。當地紳商。謀為改建。自明治四十五年，得募捐許可，遂著手募集。^{④⑤}

相較下，當時《寺廟臺帳》對此事記載較為詳細：

現在廟宇的規模並不算小，然而由於晝夜不停地籠罩在香火煙霧中，本堂內部因煙燻造成彩繪嚴重剝落。同時，信徒的信仰（參拜者）逐年增加，對於彰化繁榮影響甚大。是故當地有志者協議改建案，向有關單位申請勸募捐款許可。該案已獲得通過，自大正元年至五年間，募款金額為六萬

④③ 〈卜日進香〉，《臺灣日日新報》，1912.3.20〔漢5〕。

④④ 〈彰化天后宮改建〉，《臺灣日日新報》，1912.4.2〔2〕；〔漢2〕。

④⑤ 〈南宮改築〉，《臺灣日日新報》，1916.2.18〔漢6〕。

圓。預定於大正五年度開始進行改築。大正二年四月成立南瑤宮改築會，負責募集捐款，以及改築相關事務。

1919年報紙回顧報導，說法類似：

年中香客常絡繹不絕，若北部香客，結隊聯群同時到廟者，二三百人決不為稀。因此廟宇致有狹隘之感。於是彰街諸紳董，爰議為改築。大正元年得募捐六萬金之許可，五年乃興工改築。

總而言之，以上至少有兩點值得注意。一、肯定南瑤宮參拜香客逐年增加，促進彰化市繁榮；二、改築計畫是由彰化街當地有志之紳商向官方有關單位提出申請，申請項目包括改築許可，募款金額及期限。通過後，1912年提出申請通過，1913年正式成立改築會，負責所有相關事宜。改建的理由，除了廟宇內部彩繪剝落外，促進彰化街的繁榮更為重要。

2. 南瑤宮改築會紳商成員

改築會成員名單出現在現今三川殿門口前的一塊「沿革碑」，為昭和11年（1936）第二次改築會所題：^{④⑥}

此廟雖歷年有一定之維持，……終感湫隘為不便，至帝國大正元年間，地方人士積極倡議改築，商之地方官中川清彰化支廳長，大為贊成。時即公舉吳汝祥、楊吉臣、吳德功、林烈堂、李崇禮諸氏分董其事，著手募金。

……

換言之，1912年改築之想法提出時便得到彰化支廳長的大力支持。改築會成員名單如何由公推而出現，並未說明，為何沒有任何媽會的總理參與，原因不明。五位成員的名單很可能是斟酌官方意見而來，或至少是官方允許的名單。南瑤宮正殿迄今仍懸掛著1915年臺中廳長枝德二致贈的一塊匾額，上面寫著：

④⑥ 彰化師範大學地理系，《彰化南瑤宮志》，前引書，頁184，「沿革碑」釋文見附錄二。

大正四年五月上浣立 靈鍾海國 臺中廳長正五位勳四等 枝德二

這塊匾額顯然是預先為1917年完成的大殿而書寫，現在不掛在觀音殿，卻掛在1936年完工的前殿，令人有錯愕之感。無論如何，這塊匾額說明南瑤宮1916至17年改築與北港朝天宮改建的模式有相似之處，即地方官為了振興產業，積極鼓勵媽祖廟的民間改建工程。

改築會成員：吳汝祥（1866-1937）、楊吉臣（1852-1930）、吳德功（1850-1924）、林烈堂（1876-1925）與李崇禮（1874-1951）。這五個人除了林烈堂代表霧峰家族外，其餘都是彰化街有名仕紳，而且他們與日本官方的互動關係良好。改築會成立約一個月後，適逢彰化支廳舍（縣政府）新建築落成典禮，臺中廳長親自南下主持，朝野觀眾六百多位，臺灣貴賓代表為吳汝祥、楊吉臣、吳德功與林獻堂（1881-1956），並由吳汝祥代表朗誦祝賀詞。^{④7}1917年（大正6年）南瑤宮新建大殿完成，舉行安座式，主祭官彰化支廳長井野邊幸如，陪祭官吳德功、楊吉臣、李崇禮等。^{④8}井野邊原任職臺東廳警務，配合總督府理蕃政策，「討蕃有功」，1916年8月始轉任彰化支廳長，與南瑤宮淵源不深。

五位成員中，吳德功為彰化老秀才（1874），年序最長，備受尊重。日治之初，曾任參事（1897）、臺中師範學校教職（1898）、應邀參加總督「揚文會」（1900），並獲頒紳章（1902），著有詩集數本傳世。^{④9}

楊吉臣在成員中是彰化街區最具有社會領導地位的人物。世居彰化，祖父曾參加對抗法軍犯臺有功，敘軍功五品銜（1854）。日本領臺後派任臺彰保良局長、彰化總理長心得、彰化役場所長，長期擔任彰化區長、街長職務至去世為止，同時兼任臺中州協議會員、總督府評議會員（1923）。^{⑤0}楊吉臣與霧峰林家有姻親關係，同時也與吳汝祥聯姻。^{⑤1}他經常負責規劃地方公共建設之提案

④7 〈彰化支廳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12.6.4〔6〕。

④8 〈安座式致祭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7.12.19〔漢6〕。

④9 施懿琳撰，〈吳德功〉，許雪姬編，《臺灣歷史辭典》（臺北：遠流出版社，2004），頁356-357。

⑤0 〈惹人耳目的彰化街長後任問題〉，《臺灣新民報》，1930.6.14〔3〕。

⑤1 楊吉臣與霧峰林家下厝的林朝棟為連襟，稱後者為姊丈；見楊吉臣，〈祭林朝棟文〉，《臺灣日日新報》，1903.6.3〔漢4〕。吳汝祥次子娶楊吉臣次女為妻，見〈吳汝祥〉，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49。

與籌款。《臺灣省通志稿》稱他「任內捐獻土地，建設東西圳，……建設海岸線鐵路之通車，對彰化殷盛貢獻甚大。」^{⑤②}他負責推動多項官方建築，如1901年3月，被指派向彰化各富戶募捐一萬五千圓，整修舊彰化縣衙署，做為新彰化廳舍。^{⑤③}1916年新建彰化支廳舍落成，他是否也負責募款雖不清楚，但可能性很高。同年擬修彰化孔廟，也是由楊吉臣草成預算書，與諸紳商議，最後敲定四萬圓預算，總督府雖支持此案卻拒絕補助，楊不但要率先捐款，還得負責募足款項，最後此案遭擱置（圖21）。^{⑤④}1917年5月，南瑤宮建築正積極進行時，楊吉臣曾率領數名代表，向臺中廳長陳情，加速進行糖廠、市區改正、女子高等學校等建設，可見得他的行政實務經驗豐富。^{⑤⑤}不過，可能因為楊任務繁重，南瑤宮改築會成員中，名列榜首的負責人是彰化首富資產家，吳汝祥。

根據《寺廟臺帳》，彰化銀行首任董事長吳汝祥當時任南瑤宮的管理人。^{⑤⑥}此外，在「所屬財產」項下，三筆土地與建築業主登記為媽祖廟南瑤宮，而管理人第一筆原登記鄭炳再改為吳汝祥；其餘兩筆則直接登錄為吳汝祥。推測改築會成員中吳汝祥捐款較多，故掛名改築會總理，並成為南瑤宮名義上的管理人。吳為福建泉州晉江縣秀才，1889年來臺，初居臺南，後遷彰化。日本領臺前已經是中南部大地主，更因1904年總督府實行土地改革，吳大量收購中部大租戶補償金，組織資產家創立彰化銀行，並任專務取締役，相當於董事長。^{⑤⑦}他積極配合官方政策，捐獻土地、任參事、臺中州協議會員，並參與推動斷髮剪辮子與解放纏足運動（1911），經營鐵道與臺南新報社等。吳汝祥原任彰化南門口區庄長，南瑤宮即在此區內。後因創立彰化銀行必須辭區長職，區內民眾曾聯名挽留。^{⑤⑧}吳汝祥與南瑤宮有地緣關係，而且資產殷實，捐款有理由，但

⑤②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卷七人物志（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50），頁195-196。

⑤③ 〈捐資築署〉，《臺灣日日新報》，1901.3.26〔2〕；3.27〔漢3〕。

⑤④ 〈籌修聖廟〉，《臺灣日日新報》，1916.10.13〔漢6〕；〈孔子廟の修繕〉，1917.7.26〔1〕；〈彰化孔廟大修繕〉，1918.9.30〔漢4〕。

⑤⑤ 〈彰化繁榮策〉，《臺灣日日新報》，1917.5.16〔7〕。

⑤⑥ 彰化街《寺廟臺帳》，冊3南郭庄，「南瑤宮」所屬財產項；見附錄一。

⑤⑦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卷七人物志，前引書，頁182。

⑤⑧ 〈留任未遂〉，《臺灣日日新報》，1905.9.7〔漢6〕。

他並非世居彰化，且祖籍泉州，故不是傳統信徒。此外，吳汝祥仍與福建故鄉保持聯繫，1916年更回到家鄉經營輕便鐵道、煙草工場。因此他很可能未實際負責監督改建工程，次年大殿落成，舉行媽祖像安座式時也缺席。

林烈堂係霧峰林家頂厝領導人物，林文鳳（儀卿）長男，獻堂之堂兄。烈堂資性豪邁，對教育等公益事業至為熱心，歷任臺中廳參事、州市協議會員，同時經營製麻、樟腦以及華南銀行、工商銀行（第一銀行）等多種企業。^{⑤9}林烈堂被列名南瑤宮改築會，可能是為了募款方便，號召霧峰乃至於臺中、南投一帶信眾，他並沒有參加1917年安座式。

最後一位李崇禮與吳汝祥同為泉州晉江人，道光年間父親來臺經商，定居彰化南門，與南瑤宮有地緣關係。鹿港國語傳習所（1897）、總督府國語學校國語部（1900）畢業，精通日語，隨即入臺南地方法院、彰化廳任通譯。1905年辭職，投身實業，除了經營藥材、米穀、菸酒等外，籌辦北斗糖廠（1905）、彰南鐵道（1914），參與彰化銀行創立等等。^{⑥0}他對地方公共事務、慈善事業非常積極活躍，參與領導彰化米穀組合、彰化公共團、彰化同志青年會、彰化信用組合、彰化衛生組合，推動創立彰化圖書館（1917）。^{⑥1}1911年獲總督府頒臺灣紳章，任臺中州協議會員，臺灣總督府評議會員，1930年接替楊吉臣任彰化街長，獲委任官待遇。國府初期，曾任臺灣參議會參議員、改組後之彰化商業銀行董事或監察人，臺灣省通志館顧問委員會委員。^{⑥2}

^{⑤9}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卷七人物志，前引書，頁198；許雪姬，〈林垂凱先生訪問記錄〉，《霧峰林家相關人物訪談記錄》，中縣口述歷史第五輯（臺中縣：臺中縣立文化中心，1998），頁1-40。

^{⑥0} 臺灣雜誌社編，《臺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1912），頁336；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210；內藤素生，〈南國之人士〉（臺北：臺灣人物社，1922），頁215；大園市藏，〈臺灣產業と人物の巻〉（東京：日本殖民地批判社，1930），頁18；林進發編著，《臺灣官紳年鑑》（臺北：民眾公論社，1932），頁530；臺灣新民報社調查部，《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1934），頁198；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臺北：拓務評論社臺灣支社，1936），頁392；興南新聞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1943），頁439。

^{⑥1} 彰化圖書館提供一般民眾閱讀，最初成立於孔廟，1919年春甫成立彰化女高，原址被改為宿舍，遂擬遷居公園內。〈彰化圖書館新築〉，《臺灣日日新報》，1919.5.17〔漢6〕。

^{⑥2}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省通志稿》卷七人物志，前引書，頁199-200。

有關改築會成員的一項珍貴資料是，1924年4月葫蘆墩（豐原）保正，張麗俊曾坐火車南下，前往南瑤宮一遊，他在日記中明確指出西洋式大殿建築的主事者為李崇禮。^{⑥3}

適廖伍司仝坐，欲往彰化，包造南瑤宮脊上土水細工，我因同往遊玩。則見前改築會李宗〔崇〕禮料理造洋式之宮殿，…

張麗俊與南瑤宮的關係，及其建築廟宇經驗，下文將再詳述。此外，2002年出版的南瑤宮修復計畫報告附錄中，有一位「寺廟旁的居民」訪談記錄，侯先生當時82歲，他還記得，「觀音殿為李崇禮先生親手建立之，而李崇禮也是當時的基長（街長）。」^{⑥4}李崇禮在改築會的四位彰化成員中，最為年輕活躍，又是唯一接受日本現代教育者。當時出版的《臺灣列紳傳》稱他：「新進氣銳才子也。為人重厚溫雅，雖不拘泥古俗，曾無輕佻氣習。」^{⑥5}又被稱許，「資性快闊、思想穩健，素為地方中堅人物。」^{⑥6}「熱心公共事業，…為人剛直淡泊，富理解力，常識圓滿。」^{⑥7}顯然他是一位受地方重視信任的新派人物，思考敏捷穩重，不受傳統束縛，並勇於任事。

觀察大正時期南瑤宮改築會成員時，首先注意到這些人與臺灣人首創近代金融機構，彰化銀行（1905）有著不可思議的密切性，因為1911年5月，李崇禮與林獻堂首度由臺中廳長圈選為彰化銀行監事，而吳汝祥、楊吉臣、吳德功早自1905年創立已是董事（圖5）。若推測由於林獻堂提倡新文化，反對迷信，因此改由其堂兄林烈堂代表參加改築會似乎也合理。^{⑥8}這些紳商所共同參與創立

⑥3 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六）（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頁192；1924年4月28日。此日記資料逐日同時並列中西曆，為配合本文報紙資料日期，一律標記西曆，以下同。

⑥4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南瑤宮修護計劃報告書2002》，前引書，附錄二之2。

⑥5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前引書，頁210。

⑥6 大園市藏，《臺灣產業と人物の卷》，前引書，頁18。

⑥7 原幹洲編，《南進日本之第一線に起つ—新臺灣之人物》，前引書，頁392。

⑥8 葉榮鐘著，〈臺灣民族運動的領導者—林獻堂〉，李南衡編，《臺灣人物群像》（臺北：帕米爾書店，1985），頁1-9。

的彰化銀行，最初借用彰化廳廳舍的部份建築，兩年後，銀行新總行建築落成，為明治時期洋風建築風格（圖6）。^{⑥9}然而，深入觀察後便發現這一批中部仕紳彼此私交密切，甚至聯姻，事業上，他們也是多重的合夥人，共同投資中部地區的許多現代建設與企業，彰化銀行只不過是其中較重要的一項。

清代臺灣仕紳豪族為了維持家族的利益與地位，主動或被動地與政府合作，參與地方義舉、賑災、城工、軍餉、教育以及捐官的活動。^{⑦0}日治時期亦復如此。例如楊吉臣擔任彰化區街長公職，負責宣導政策，捐款建設，但他也因此擁有多項特權，如鹽務、鴉片等專賣利益，並身兼多種運輸、製糖企業的董事或社長。^{⑦1}又如楊吉臣、吳汝祥與李崇禮等或合資在彰化車站附近經營彰化旅館，或經營中部地區聯絡鄉鎮之間的輕便鐵道。^{⑦2}姑且不論最初是否官方指派或授意由他們規劃擴建南瑤宮，只要能招攬更多香客與觀光客，不僅是推動彰化街公共建設，對於他們經營的事業也有利。北港朝天宮改建由區長主持，南瑤宮改築會成員也包括區長與著名紳商，可謂最佳人選，然而1917年以後，南瑤宮工程卻被迫中途而廢，改築會飽受詆毀，可謂功敗垂成。事隔多年，媽祖會第二次改築工程因為人事與財務問題再度停滯不前，報紙回顧南瑤宮漫長的改築過程，又為第一次紳商組成的改築會被迫解散感到遺憾，肯定他們擔負重任無涉私利，「不外為地方公事被推選，盡心以負重望而已。」^{⑦3}

回顧這五位成員，年老的吳德功與霧峰林烈堂極可能都是掛名的榮譽職，楊吉臣是任務繁重的地方老區長，也可能只是被動地監督，吳汝祥是南瑤宮改築會總理兼管理人，理應負起較多責任，但事實上，他的同鄉與鄰居，李崇禮才是實際的執行者。這兩人都是新移民，且與家鄉泉州保持來往，應該都不是

⑥9 彰化廳廢置後，為了配合政府發展，彰化銀行於1910年6月轉移至臺中，原總行改為彰化出張所。葉榮鐘，《近代臺灣金融經濟發展史》，原收入《彰化銀行六十年史》（臺中：彰化銀行，1966），葉芸芸編，《葉榮鐘全集8》（臺北：晨星出版社，2002）。彰化銀行百年史編輯委員會，《彰化銀行百年史》（臺中：彰化銀行，2005）。

⑦0 許雪姬，《板橋林家——林平侯父子傳》，臺灣歷史名人傳（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2000），頁112-119。

⑦1 《南部臺灣紳士錄》，冊1（臺南：臺南新報社，1907），頁314。

⑦2 《臺灣日日新報》，1911.5.18〔漢3〕；6.28〔漢3〕；10.31〔漢3〕。

⑦3 〈臺中特訊——築久未竣〉，《臺灣日日新報》，1924.5.24〔漢6〕。

南瑤宮忠實信徒，但事關彰化街整體繁榮與他們的投資產業，故義不容辭地負起改築會的重任。不過，1917年完成大殿後的安座式中，新聞報導只提到三位成員擔任陪祭官：吳德功、楊吉臣、李崇禮，正式祭文中更只有提到吳與李。^{⑦④}可惜已沒有任何文獻可供進一步檢證，為何李崇禮「料理」或主持南瑤宮改築。目前只能推測李崇禮年輕有為，見識廣博，符合新時代作風，故在其他成員的同意下，實際負責改築會事務，並監督建築進度。日後李崇禮擔任彰化街長時，又負責其他工程，不過這已經超出本文範圍，不在此贅述。^{⑦⑤}

3. 改築會與媽會的衝突

改築會募款能否成功是建築工程的先決條件。然而相對於北港朝天宮，廟方全力與改築會配合，不但募款成功，更開拓北港媽祖的全島威名，南瑤宮改築募款期間，幾乎看不到媽祖為爭取捐款而出征南北各地，繞境祈福的報導。改築會與各媽會總理之間互動不足，原因何在？上節分析改築會成員背景，還無法說明兩者之間不能合作的原因。但是從改築會財務管理辦法來看，卻能發現新舊辦法的現實利益衝突。

從《寺廟臺帳》（本文附錄一）可知，1913年4月南瑤宮改築會正式成立後，首先改變南瑤宮的財務管理辦法，從爐主手中接管財務權，將所有收入包括捐款等均轉入彰銀存款帳戶，啟用現代化銀行財務管理。從媽祖會立場而言，改築會成立後，直接衝擊到爐主亦即媽會成員的傳統利益。依照《寺廟臺帳》記載，過去規矩如下：

大正二年（1913）以前，每年的輪值爐主常駐廟中，並指揮顧廟人，平常的專職為負責接待參拜者。管理人僅止於名義，爐主可自由決定一切財務相關事務。廟宇的收入歸爐主所得，每年三月祭事結束後，爐主交接，下臺者得到數千金後退隱，此為常態。

媽會輪值爐主管理一年財務，並且在移交時，將全年收支盈餘數千圓鉅額納入

^{⑦④} 《臺灣日日新報》，1917.12.19〔漢6〕。

^{⑦⑤} 新築劇場（1930）、公會堂新建工程（1933）、孔廟修護工程（1933）等。

自己的荷包，有如退休金。但是，改築會成立後完全改觀。

大正二年（1913）四月成立南瑤宮改築會，負責募集捐款，以及改築相關事務。改築會組織成立以來，本廟之財務全部交由該會負責，或監督。並且改由改築會交付爐主祭祀所需費用。

根據當時調查，南瑤宮一年收入有2,710圓，全歸改築會管理，並以管理人吳汝祥名義，於彰化銀行設立存款帳戶，以備修廟建築需用。改築會每月付給世代居住廟裡負責看管的「顧廟人」薪資8元50錢，後者無權過問香客捐錢事宜。世代居住在南瑤宮的顧廟人，原來收入如何已無法知道，但改築會明文禁止他過問香油錢，並且定下微薄的月薪，想必引來不滿。^{⑦⑥}

更嚴重的是爐主不能過問廟方收入，卻繼續負責執行一年十次祭典，所需費用估計共408圓，由改築會支付，從此爐主喪失例行已久的優厚退休金。改築會徹底將財務管理公開透明化，一切盈餘移作修廟經費，卻讓媽祖會爐主損失慘重。組織龐大的媽祖會遍佈中部，會員為數近兩萬人，好比南瑤宮眾多外務員，總理是董事，爐主是大股東，他們傳統上自認為是共同促成南瑤宮香火擴張、旺盛的主因。輪值爐主的過爐傳統由來已久，這項改革動搖其組織運作之根本，難以被接受。《寺廟臺帳》官方記錄稱：每年「爐主交接，下臺者得到數千金後退隱，此為常態。」對爐主而言，此鉅額退休金可能是用來支付媽祖會進香活動的重要資金，或用來換取平日會員的支持，如今完全被取消，對此激烈改革難以接受是可以想像的。

即便是今日，許多歷史悠久的寺廟也作不到財務管理公開透明化。南瑤宮改築會成員都是當地有名望與資產的紳商，又有官方力量作為後盾，這項改革或能推行一時，卻無法持續，媽祖會總理們必然伺機反彈。如前所述，《寺廟臺帳》記錄年代約在1915年，當時改築會接管大約兩年多，銀行存款大約9千圓，距離6萬圓募款目標遙遙無期，主要關鍵便是媽祖會拒絕合作，而改築會似乎毫無變通辦法。^{⑦⑦}

⑦⑥ 顧廟人月薪8元50錢等於日薪28錢3厘左右，當時技術工人日薪80錢。《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66，1917年7月26日。

⑦⑦ 南瑤宮《寺廟臺帳》年代的推斷，見註8；所屬財產項，彰化銀行存款額（預金）為9,053.100圓，年利率5分。

由於募款不足，到1917年夏興建工程終於中斷，接著，改築會與媽祖會正式分裂，改築會被迫解散，財務回歸媽會。然而不到幾年，指責媽會改築工程黑箱作業、中飽私囊的謠言四起。^{⑦⑧}其實，此現象在傳統寺廟可謂屢見不鮮。下文將提到的豐原慈濟宮修繕工程，也看到由於捐款缺乏適當存款帳戶管理，被私吞的情形，所幸發現得早即時挽救，未嚴重影響工程進度。^{⑦⑨}由此可見南瑤宮第一次改築會財務管理辦法較為合理。然而，由於最初改築會未能兼顧媽會傳統，媽祖會也未曾顧全大局，彼此合作共同爭取南瑤宮的最大利益，結果是兩敗俱傷。1930年代以後，報紙上南瑤宮的訊息已逐漸減少。

三、1917年南瑤宮新大殿

1. 安座式與彰化街榮景

1917年南瑤宮新建大殿完成，年底舉行媽祖像安座式，慶典儀式隆重。表面看來，改築會初步成果似乎受到肯定，不料，在短短一年內局勢大翻轉。媽祖會否定改築會功勞，甚至詆毀已完成的建築，並且在1920年重起爐灶，推出新改築會以取代之。第二次南瑤宮改築會自1920年起，幾經波折費時16年，終於全面完工，並且慎重其事地立下「沿革碑」，為改築始末蓋棺定論。此戲劇性轉折過程目前已經被刻意遺忘了，只能從當時報紙找到一些變化的痕跡。然而，1917年西式建築與1936年正式宣告落成的傳統建築前後並置，正是日治時期南瑤宮新舊衝突的最佳見證。

按改築會申請書預定於1916年10月21日開工，接近預定時間時，募款只有2萬餘圓，距離6萬圓目標嚴重不足，^{⑧⑩}工程還是按照時程開動，次年3月「大殿既略現巍然聳立之形」。^{⑧⑪}1917年5月，南瑤宮媽祖會擴大舉行北港進香五天活動，規模超過上次。彰化街大竹圍區長賴炳煌任大總理隨行，楊吉臣任副總理留守

^{⑦⑧} 《臺灣日日新報》，1924.5.24〔漢6〕。

^{⑦⑨} 有關林榮炎、林玉堂二人侵佔修繕會公金，見《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83，1923年9月2日。

^{⑧⑩} 〈南宮改築〉，《臺灣日日新報》，1916.2.18〔漢6〕。

^{⑧⑪} 〈南瑤宮香客〉，《臺灣日日新報》，1917.3.8〔漢6〕。

接待。為此難得一見的活動，聞名全島的琵琶演奏家旭仙曾特地來拍攝紀錄影片，可惜目前已不得而見。

……當日隨從神輿的信徒至少三千人。大竹園區長賴炳煌任大總理，指揮一切。沿途禮拜者多達七、八萬人，高畠旭仙為此本島罕見之大遊行活動拍攝活動寫真。……^{⑧2}

7日午前一點半北港進香出發，12日上午十一時平安歸廟。副總理楊吉臣親至員林迎接。彰化街及廳下各地方信徒派出神輿迎接，共群聚約五萬人，全市無立錫之地，近年所未見。……各戶門前擺出供桌供物迎接狂熱的進香神輿。……彰化火車站每班次約一千餘人，一日計約一萬人上下車。……^{⑧3}

由於去歲稻米豐收，民有餘裕，香客人數估計多達十萬人。^{⑧4}地方商舖靠著南瑤宮的香火收入相當令人滿意。^{⑧5}然而，如果彰化繁榮依舊，南瑤宮信眾頗有餘裕進香，為何改築募款遠不如理想？實在值得推敲。不論如何，此年7月大殿先行完工。報紙讚美說，由南北上，還沒到彰化站前，從火車上便可以看見此彰化街嶄新美景。^{⑧6}

彰化媽祖廟……後殿已先竣功，係倣造該地孔子廟建築法，全部磚造，極壯麗之觀。從汽車中即可望見之，其工費則一萬五千圓。

⑧2 〈彰化媽祖進香〉，《臺灣日日新報》，1917.5.6〔7〕，筆者日文翻中；參見4.19〔3〕；20〔3〕。據《臺灣日日新報》記載，高畠旭仙自1910年來臺演奏，組織旭仙會，活動頻繁。1913年曾配合日本軍，至山地「慰問討蕃」部隊，1915年舉行環島自行車旅行演奏會，1918年仍在臺灣。

⑧3 〈彰化媽祖歸廟〉，《臺灣日日新報》，1917.5.14〔5〕，筆者日文翻中；參見5.15〔漢6〕。

⑧4 〈媽祖誕辰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7.5.17〔漢6〕。

⑧5 一個月後檢討如下：「一年內進香者達數十萬人次。上月12日自北港歸廟當天有五百元賽錢。共計十數間賣金紙商店，多者一個月有五百元，至少也有五十元營業額。」〈彰化媽祖之繁昌〉，《臺灣日日新報》，1917.6.12〔3〕，筆者日文翻中。

⑧6 〈媽祖廟後宮建設〉，《臺灣日日新報》，1917.7.26〔1〕；27〔漢6〕。

另方面，10月下旬，新港奉天宮宣布新修建築即將落成，預定舊曆年底盛大慶祝。^{⑧7}南瑤宮雖然還未全部落成，但為了不落人後，12月16日大殿先舉行安座式，17、18日「恭迎聖駕，繞行市街」，「各街庄團體，準備路關鐘鼓詩意蜈蚣節，及其他餘興」，慶祝媽祖像入祀新殿。^{⑧8}入座式來賓幾乎涵蓋彰化街所有重要日籍官方人物，重要企業主管，以及捐贈煙火供當晚施放的臺灣爆竹會社代表，卻沒有提到媽會代表。

去十六日彰化南瑤宮舉行安座式，主祭官井野邊幸如，陪祭官吳德功、楊吉臣、李崇禮等。來賓則有齋藤郵局長，長井公校長，白畑女子公學校長、竹島小校長、水野配電主任、松島警部暨諸警部補、牧山新高主任、楠田彰化銀行支店長、小林公共團長、臺灣爆會社彰化工場主任，及有志者百餘人臨式奏歌詩，肅穆致祭。^{⑧9}

這棟新建築曾一再出現在官方出版品，成為彰化街重要觀光景點，還曾在日本印製成臺灣名勝明信片系列之一，廣泛流傳（彩圖1）。^{⑨0}依目前掌握資料，1923年宣傳日本皇太子行啟來臺，介紹臺灣風物的刊物上，首先看到南瑤宮新建築照片。^{⑨1}1926年臺中州役所編，《臺中州要覽》，介紹彰化街幾個古蹟景點，南瑤宮為其中之一。^{⑨2}

南瑤宮

⑧7 〈奉天宮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17.10.23〔漢7〕。預定於舊曆12月5日，即新曆1918年1月17日舉行「落成之禮」。

⑧8 〈安座式續聞〉，《臺灣日日新報》，1917.12.17〔漢4〕。

⑧9 〈安座式致祭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7.12.19〔漢6〕；參見12.17〔漢4〕；22〔4〕。

⑨0 柴田寫真館發行，背面註明日本印製（made in Japan），沒有年代。國家圖書館圖片典藏，館藏編號002415903「南瑤宮（彰化媽祖）」，感謝提供圖片電子圖檔。

⑨1 景山義郎編，《內外評論—臺灣之文化專號》9卷79期（1923年9月）（大阪：內外評論社），頁177。

⑨2 臺中州役所編，〈主要市街名所舊蹟〉，《臺中州要覽》（臺中：臺中州役所，1926），頁24-25。筆者中譯，有圖版。此外，仲摩照久編，《日本地理風俗大系·臺灣》卷15（東京：新光社，1933），頁289，也將南瑤宮列入彰化街五個「名所舊蹟」之一，但沒有圖版。

位於南郭庄，距離彰化車站十八町，此廟建立於嘉慶年間。祀奉天上聖母，靈驗顯著。遠近來此捻香之男女絡繹不絕。每年三月二十三日為神誕日，與北港朝天宮並稱為靈地。由於舊廟宇腐朽，大正五年以六萬餘圓之經費大事修築。面目一新，更加美輪美奐。

仔細觀察這些介紹臺灣或臺中的書籍所發表南瑤宮新建大殿圖版都來自同一張照片，應拍攝於第二次改築會動工前，亦即1917年底至1923年春之間。然而，仔細比較此圖片與目前觀音殿（彩圖1、2）外觀，兩者有相當差異，下文將詳細討論變容的經過。

南瑤宮新大殿建築前後，正值農村景氣之際，各地香客人數不斷創造新紀錄。而且，此時中南部各地出現翻修廟宇的高潮，下文提到的豐原慈濟宮改建工程也是在1917年9月動工。^⑨鐵路線上的各主要媽祖廟都使出各種新招式來吸引香客及香油錢。搶得先機，煥然一新的北港朝天宮更是不斷地重塑其神蹟靈驗形象，並且盡量利用媒體宣傳。1914年，該廟宣布，媽祖像早已供不應求，為因應臺南等地鄉鎮迎請繞境所需，「（最）近該廟董事等，乃協議更雕刻數十尊，聽有志者迎奉。」新雕數十尊媽祖像分身，供人祈請出廟，每天收金兩圓，可謂物美價廉，並可充作該廟發展基金。^⑩北港媽祖聲望節節高昇，1915年4月底北港朝天宮出巡臺南市，路上各地廟宇因爭先恐後接駕大打出手。^⑪7月，臺南天后宮信眾不甘示弱，也提出擴大改建的計畫，以六萬圓為籌款目標。^⑫新港奉天宮正式檢討朝天宮的成功因素在於宣傳，因此鄭重申明該廟媽祖位階等同於朝天宮，同時提高修築工程的募款額，極思迎頭趕上。^⑬

反觀南瑤宮改築會與媽祖會不能通力合作，便失去與各大廟競爭的氣勢，無法在外地積極募款，擴大彰化媽的聲望。事實上1918年官方為了接待來自各地的南瑤宮香客，新建彰化火車站開張，並在參拜道路上新設路燈。^⑭這年彰

⑨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91，1917年9月24日。

⑩ 〈迎祀天后〉，《臺灣日日新報》，1914.5.13〔漢6〕。

⑪ 〈迎神滋事〉，《臺灣日日新報》，1915.5.1〔漢6〕。

⑫ 〈募修天后宮〉，《臺灣日日新報》，1915.7.8〔漢6〕。

⑬ 〈新港と媽祖 修繕改築 北港の成功は廣告〉，《臺灣日日新報》，1913.10.24〔1〕。

⑭ 〈彰化街近信〉，《臺灣日日新報》，1918.3.9〔2〕；〈停車場竣工〉，1918.4.10〔4〕；〈媽祖參拜及旅館〉，1918.4.11〔漢4〕。

化站上下客量仍高居全島第六位，南瑤宮也宣稱經常有三、四尊媽祖像被各地信徒請出去「繞庄賽祭」。^⑨然而3月時，卻有人攻擊改築會「某氏利用南瑤宮改築會之寄附金，以圖營私。」報紙為了闢謠，特地表明楊吉臣、吳汝祥、李崇禮等人為振興彰化街產業，不遺餘力，不僅「改築南瑤宮，以存古蹟；近又謀修築孔子廟，以重文化，而壯舊觀。」同時公布改築會五年來的收支統計，總收入僅二萬三千圓左右，其中包括銀行利息所得兩千多圓，扣除實際支出，經費所剩無幾。^⑩這個數字應該是最可靠的，一般所說1917年大殿建築費用四萬或六萬，不過是傳聞罷了。

總而言之，迄至1918年南瑤宮新建工程募款所得距離六萬圓目標太遠，導致預定工程僅完成一半或不到，便陷入停滯難堪的僵局。據1918年7月報導，大殿尚未油漆，而且預定第二階段興建連接大殿與三川殿的廊廡以及後殿都無法進行，就好像明信片中看到的，大殿孤伶伶地矗立著（彩圖1）。缺乏廊廡與三川殿聯絡，被形容為「似人著衣不穿褲，…不成體裁也。」^⑪改築會擬再向官方提出募款許可，卻遲遲沒有進展。^⑫長久以來媽祖會與改築會之間業已形成對立，前者不滿被奪去經營寺廟與財務管理權，拒絕捐款，接著又表示對於新建築形式無法接受，1919年初媽祖會終於正式聲明抗爭，斷然要求由他們主導，重起爐灶。

2. 決議重建—媽祖會的反彈

^⑨ 〈彰化通信 市況頗振〉，《臺灣日日新報》，1918.4.25〔漢6〕；〈迎請媽祖 彰化記事〉，1918.6.11〔漢6〕。

^⑩ 五年內收入總額23,512.235圓，支出23,463.686圓，結餘48圓54錢9厘；〈彰化近信〉，《臺灣日日新報》，1918.3.20〔漢6〕。此五年內支出包括祭祀活動等正常開銷，故與1917年大殿剛落成時的報導：「工費則一萬五千圓。」相近，〈媽祖廟後宮建設〉，《臺灣日日新報》，1917.7.26〔1〕；27〔漢6〕。有關孔廟改建之說見〈彰化孔子廟修築〉，《臺灣日日新報》，1917.5.18〔7〕；5.19〔漢7〕；5.27〔4〕；1918.9.29〔7〕。

^⑪ 〈改築善後—彰化特訊〉，《臺灣日日新報》，1919.2.14〔漢6〕。

^⑫ 「大殿既告竣，惟未油漆，越來更著手新築後殿七間。然後再逐（築）兩廊倣東西廡，因所捐殘金無幾，故再請募捐許可，經當局詳加查勘，不久當見批准也。」〈建築南瑤後殿〉，《臺灣日日新報》，1918.7.2〔漢6〕。

據1919年2月報紙專題報導，原改築會鑑於經費不足，提出再募款申請，但媽祖會公開表態拒絕捐款。後者理由是1917年新建大殿貌似洋樓，與廟宇形式不合，並且執意要求解散原改築會，改由媽會總理主持下一階段的建築工程。各媽會負責人認為改築工程所需款項雖多，會員兩萬多人不難平均分擔，有些媽會角頭還以身作則率先口頭允諾捐出千圓。^⑩

……不期喜捐金額雖近有四萬圓，而不如捐數支出者殊多。以致工事不能如豫期告竣。而又許募捐之年限已滿，兩廊則無項可建。紳董爰再稟請募捐再許可。媽祖眾轎班，則固執謂大殿似洋樓，不合廟宇，不肯捐題。私意俱要求改散改築會，付轎班各方面之總理出為承辦。轎班有二萬數千人，設若一人平均捐出一金，何難告成。

報紙則認為目前建築計畫未完成，雙方爭執不下，實在「不成體裁也」，故呼籲媽會「各角頭總理，與改築會諸紳董磋商，共成其事，以壯觀瞻，而尊崇聖母也。」然而，雙方似乎找不到共同協商的機會，8月，原改築會終於決定解散，由各媽會「更講求他方法，以繼續改築。」^{⑩4}9月18日原改築會成員，各媽會代表，以及地方政府官員三方於南瑤宮達成協議，改由各媽會的總理組成新改築會理事。媽會正式取得主導權，林金柱（老二媽會總理）為會長，廖乾三（興二媽會總理）為副會長，專務理事林泉州（老二媽會副總理）。新改築會的主事者多屬於臺中樹仔腳（今臺中市南區）、南投、草屯、豐原一帶為主的老二會、新二會，老五會，他們代表日治時期南瑤宮信仰的有力支持者。一時之間，報紙對於新改築會團隊表示相當樂觀。^{⑩5}

夫眾轎班份，原為欲歸轎班建築，故因而絕不肯捐題，這回既歸轎班份之總理承辦，聞轎班份有二萬七千數百人，五六萬金之鳩集，易如反掌。如此則兩廊式仔，暨諸附屬建物，諒可期望竣成云。

事實上，由於涉及新舊建築如何協調，甚至於1917年大殿留置或拆除問題，媽會改築會的商議進度非常緩慢，1920年8月，才達成決議將新建大殿充作後殿，原後

^{⑩3} 〈改築善後—彰化特訊〉，《臺灣日日新報》，1919.2.14〔漢6〕。

^{⑩4} 〈改築會解散〉，《臺灣日日新報》，1919.8.12〔漢6〕。

^{⑩5} 〈南瑤竣成可期〉，《臺灣日日新報》，1919.9.25〔漢3〕。

殿改為主要捐款者的「祀祿位牌室」。新計畫將廟地往前延伸，拆掉原有清代三川殿門面，加蓋新大殿、三川殿、五門與廊室等。1920年正式由各媽會總理連署，向官方正式申請建築許可與三年內募款九萬圓額度，並預估所需經費為十七、八萬圓。^{⑩⑥}

新計畫開始時打算遠遠超越第一次改建規模，以求更為豪華壯觀。不過，從後來的報導來看，官方許可募款額大約是七萬圓，1923年4月動工。^{⑩⑦}四年後，不僅建築進度嚴重落後，徒具屋形，而且負責工程的理事更被公開指稱「凡事獨專」，「每開賽錢箱，全不託人立會，擅自收點。」^{⑩⑧}第二次新建工程詳細經過非本文重點，更無法在此追述。總之，媽祖會最後成功地將媽祖像遷出1917年建築，移至他們完成的傳統形式新大殿，並將前者改為觀音殿。

何以媽祖會選擇揚棄新式進步的建築，回歸傳統形式？新與舊就像鐘擺的兩端不斷地迴盪嗎？李崇禮等人想要將現代的管理方式與新興的建築形式引進一座公眾信仰、支持的傳統廟宇，很顯然沒有成功。由媽會主導的第二次改築會負責人的背景多已無法追溯，很難解釋他們如何選擇回歸傳統形式。但幸運的是，下文將介紹1917年豐原慈濟宮展開的修繕工程，提供詳細資料，可供參考（圖8）。這兩個工程的負責人有重疊處，廖乾三同時擔任兩處的副總理與副會長，豐原正在南瑤宮的信仰圈內，慈濟宮募款修繕的地域正是南瑤宮老二媽會與新二媽會分佈的核心地域。

3. 水竹居主人與工匠

前文已述，目前資料中，豐原（葫蘆墩）張麗俊（1868-1941）最早在1924年指出李崇禮是南瑤宮大殿的負責人。許雪姬等學者註解張麗俊《水竹居主人日記》十冊出版，是臺灣史學界重要的研究資料。^{⑩⑨}張以地方文人兼保正身份

^{⑩⑥} 〈南宮改築—彰化特訊〉，《臺灣日日新報》，1920.8.10〔漢6〕。

^{⑩⑦} 1923年預定開工前，積極募款的報導稱，「歷三載於茲，工事費與前所建大殿相若，七萬餘金。」〈臺中特訊—大殿將葺〉，《臺灣日日新報》，1923.4.15〔漢6〕。

^{⑩⑧} 〈臺中特訊—築久未竣〉，《臺灣日日新報》，1924.5.24〔漢6〕。

^{⑩⑨} 許雪姬，〈張麗俊先生《水竹居主人日記》的史料價值〉，《水竹居主人日記》（一）（臺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2000），頁50。王見川等著，《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中縣：臺中縣文化局，2005）。

於1916年被推舉為慈濟宮修繕會總理，次年起展開長達19年的改建工作，並且詳細記載各項改建相關資料，生動地反映出他與眾多木匠、土水以及石匠之間密切互動情形，引人注目。^⑩

有趣的是，豐原地區原本屬於南瑤宮媽祖會信仰圈，葫蘆墩區長廖乾三係南瑤宮興二媽會總理，六媽會媽祖經常駐駕慈濟宮受信眾禮拜，張麗俊本人也多次前往南瑤宮進香。^⑪1910年春，南瑤宮媽祖舉行日治以來第一次前往笨港進香，張麗俊原擬趕往參加，卻因為擠不上火車，只好延至活動結束後，攜子前往以示其虔誠心意。^⑫

由於南瑤宮改建缺乏記錄，慈濟宮豐富的資料適足以做為研究上的借鏡。《水竹居主人日記》說明慈濟宮，因為修繕募款如涓滴之水，加上配合工匠多處忙碌行程，無法集中施工，造成興建過程漫長，參與的眾多工匠各有分工。大木匠師決定基本結構，卻無法決定最後完工時的內外樣貌。更重要的是，由於時間與地域上接近，慈濟宮與南瑤宮的工匠有重疊的可能。其次，從慈濟宮的改築可以看出，修廟主事者的判斷與領導非常重要。張麗俊詳細記錄他做為負責人，不僅親自奔波募款，追討未實現的捐款，更在聘請匠師前事先觀摩名廟，仔細觀察品質，打聽匠人聲譽。開工後，他又遠赴外地參觀正在修建的寺廟，比較石匠之間的優劣表現，以便決定下一階段新聘匠師。^⑬

1916年11月慈濟宮修繕會出現後，南瑤宮與朝天宮、奉天宮成為修廟的先例，慈濟宮的主導者張麗俊直接從中學習經驗。日記中清楚記載，慈濟宮修繕

⑩ 洪秋芬，〈日治時期殖民政府和地方宗教信仰中心關係之探討——豐原慈濟宮的個案研究〉，《思與言：人文與社會科學雜誌》42卷2期（2004年6月），頁1-41。許雪姬，〈由《水竹居主人日記》看豐原慈濟宮的改建及張麗俊所扮演的角色〉，發表於「地方文獻學術研討會」（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國家圖書館、漢學研究中心主辦，未刊稿，2002.10），目前僅在網路上該文摘要：http://ccs.ncl.edu.tw/Newsletter_83/p27_36.pdf。

⑪ 王見川，〈南瑤宮、聚星觀、臺灣正劇與其他：《水竹居主人日記》所見日治時期臺灣的宗教信仰與戲劇〉，《水竹居主人日記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前引書，頁10-12。

⑫ 〈進香光景〉，《臺灣日日新報》，1910.5.1〔漢1〕。「南上北下列車香丁人（香客）幾無容膝之處。」《水竹居主人日記》（二），頁352-353、356，1910年5月1日、11日。

⑬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252-253，1919年9月18日，張麗俊等三人前往中港視察慈裕宮石匠辛救與蔣梢的雕刻成果，覺得比慈濟宮蔣梢、劉產九雕刻，「更覺美麗。」遂決定聘請辛救。

會推舉張麗俊為正總理，區長廖乾三為副總理，張「辭不敢當此大任，強而受之。」^{①④}張麗俊負責修繕募款及監工繁重事務，遇重大事項，張親自拜訪年事已高的總理廖乾三，向他報備。1916年底，張麗俊先提出「改築南瑤宮之簿冊」此即募款簿，與眾人商議，作為「修理慈濟宮參考條件」。^{①⑤}接著，張便草擬〈葫蘆墩慈濟宮修繕會敘〉，作為慈濟宮募款簿宣傳文字。他首先稱讚笨港及彰化諸媽祖廟建築，接著說明起而效法的源由：^{①⑥}

……觀於朝奉南瑤諸宮，其廟貌神靈曠全島，而首屈一指。我葫蘆墩慈濟宮，遂未敢與之爭光媲美，而煙火萬家，馨香百世，亦為揀東之尊崇矣。
……

1917年6月，由張麗俊與負責工事監督者協商，初步決定聘請「建築北港朝天宮之中華人」，即對岸中國來的匠師，負責慈濟宮土水與木工。^{①⑦}月底，張麗俊等六人隨著護送奉天宮媽祖回鑾的進香團南下，「並視察南北港二宮廟貌，為後日修繕慈濟宮參考也。」時值奉天宮的重建工程即將完工，^{①⑧}當晚張麗俊與其主事人討論建築南北二宮之土水、大工人狀況，直到深夜。次日一早，觀察奉天宮，「其華美洵目所未睹，殊難以言語形容者。」下午接著到北港，「則見朝天宮之華美，比於奉天宮尤有甚焉者。」（圖7）第三天回程路上，特地在彰化下車，往南瑤宮進香才返回豐原。^{①⑨}值得注意的是，他以朝天宮為建築範例的心意已決，對於南瑤宮新建大殿並無隻字評語。

7月修繕會決議主要匠師：木匠陳應彬（1864-1944），土水匠廖伍。^{②⑩}這兩位匠師中，廖伍來自對岸福建泉州，陳應彬則出生臺北中和木匠世家，他們都

①④ 《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403，1916年11月21日。

①⑤ 《水竹居主人日記》（四），頁416，1916年12月28日。

①⑥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9，1917年2月5日。

①⑦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48-49，1917年6月1-2日。

①⑧ 奉天宮新建工程參見〈奉天宮落成〉，《臺灣日日新報》，1917.10.23〔漢7〕。

①⑨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56-58，1917年6月24-26日。

②⑩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66，1917年7月26日。除大木與土水之外，這次會議還決定聘請石匠蔣梢負責龍柱與石獅。蔣梢資料不詳。

曾參加北港朝天宮的重建工程。^⑫按一般建築史學者說法，大木匠師等於現代建築師，負責整體規劃。然而，被張麗俊稱為「木匠包辦人」或「木匠頭手」的陳應彬，出現時間很短，1917年冬率領七位匠人「來裁製修繕慈濟宮木料」，兩個多月後大殿木工完成，他來結算工資，並與七人離去。^⑬四個月後，陳應彬再次到慈濟宮，建議將三川殿加高一尺，建議被接受後離去，就此不再出現。^⑭相對地，張麗俊日記中提到廖伍的紀錄長達十四年。^⑮廖伍參與慈濟宮修繕，從最初主持大殿動土興工，^⑯包辦三川殿水車堵裝粘人物，^⑰到最後設計監造東西護厝並五穀大帝廳、關聖帝君廳。^⑱他除了砌牆，還擅長泥塑人物山水圖案，如屋頂脊上泥塑堆疊，或甬道牆壁上沿的裝飾，更能設計一般建築。廖伍在這段漫長的修建時間內，定居豐原長期參與各項工作，包括當時豐原市區改正街屋改建工程。^⑲

1924年春，張麗俊偶然與廖伍同車，後者欲前往商談包造南瑤宮第二期工程的屋脊或水車堵泥塑工程，張遂隨他前往。兩人必然在車上談到了南瑤宮新舊改築會更替的種種傳聞：^⑳

⑫ 李乾朗，《傳統營造匠師派別之調查研究》（臺北：李乾朗古建築研究室，1988），頁43-45；李乾朗，《臺灣寺廟建築大師—陳應彬傳》（臺北：燕樓古建築出版社，2005）。李乾朗，〈廖伍〉，《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四版，臺北：遠流出版社，2004），頁166。李乾朗，《臺灣傳統建築匠藝》九輯（臺北：燕樓古建築出版社，2006），頁15-20。《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458，1922年1月24日（舊十二月廿七日）「廖伍司言近日欲回南支本居地。」

⑬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125、145；1917年12月12日到1918年2月8日離去。「共工四百零九工，計工金三百二十七 二十錢。」故知每人每天工資為80錢。此外，最後一天不算，前後共58天，七人合計406工，餘3工，估計陳應彬來此時間不多。接著還有細木工人多位陸續開工。

⑭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191，1918年6月8日。

⑮ 在張麗俊日記中，廖伍出現的起迄是1917年7月26日（舊曆六月初八日）至1931年7月22日（舊曆六月初八日），並提到其丈人、妻子（原配與續弦）、妻弟與姪子。

⑯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91，1917年9月24日。

⑰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319，1920年11月24日。

⑱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58-59，1923年6月19日、22日。

⑲ 《水竹居主人日記》（五），頁370，1921年6月15日；「土水廖伍言，目下市區改正工事既停，欲再造慈濟宮水車堵工事如何。…」

⑳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192，1924年4月28日。林全周即泉州，南瑤宮新改築會專務理事，此年5月被公開攻擊，「凡事獨專。」參考註107。

……適廖伍司全坐，欲往彰化，包造南瑤宮脊上土水細工，我因同往遊玩。則見前改築會李宗（崇）禮料理造洋式之宮殿，既非永久供神廟貌，且費金數萬餘員（圓），被人攻擊。改築會解散後，林全周（泉州）倡首，招集聖母會人員，各出金再建築一座四垂大殿，……今伍司欲向全周相商，包造赧煉此山水人物也。…

張麗俊認為，李崇禮所主持興建的大殿被人攻擊原因有二：一則貌似西洋式宮殿並非永久，亦即非傳統供神之廟，二則造價過高。其實，南瑤宮第二期工程造價更高，而且張所主持的慈濟宮修繕造價也節節高昇，累計三次申請募款許可，遠超過最初估計。^⑬故而，最令張麗俊等傳統信徒在意的還是反傳統的西式建築形式吧！張選擇以朝天宮、奉天宮建築為範例，便是選擇一個眾所熟習，保守但可靠的形式，李崇禮卻大膽選擇一個新興而具有實驗性質的建築形式。

1925年秋，當慈濟宮初步宣告完工時，張麗俊寫下九年來擔任總理，辛苦修繕經過，他最後的感想是，寺廟為地方神聖的信仰中心，也是市街引以為傲的建築名勝。然而，處在「歐風亞雨」、「西化東漸」的時代，^⑭

守舊者有人，維新者亦有人，當西化東漸，思南風北，競賴地方人士，籌善後之策，補當前之遺。是吾人之所厚望也。

面對新舊變革之際，地方廟宇的重要性尤其不可忽視，究竟是遵守傳統，或追求創新，抉擇的關鍵在地方上有心人士，亦即少數的社會菁英。顯然，張麗俊認為他為慈濟宮所做的選擇是，力挽當前西化的狂瀾，為後代保護久遠的傳統。南瑤宮李崇禮，則為彰化引進最新的建築形式，令人刮目相看。

^⑬ 《水竹居主人日記》（六），頁267、307，1920年1月2日；9月12日。1917年申請4,500圓，1918年再申請3,500圓，1920年第三度申請16,000圓。

^⑭ 豐原慈濟宮三川殿內，張麗俊題，「慈濟宮修繕略記」，紀年大正十四年（1925）乙丑仲秋。

四、實驗性質的建築形式

1. 傳統與現代的選擇

1917年南瑤宮西式建築形式究竟是如何出現的？當時的匠師或業主是否容許在傳統形式之外有更多的選擇？南瑤宮改築會的成員主要是彰化街最有名的紳商，他們的視野必定比豐原張麗俊更為寬闊遠大，尤其李崇禮是當時走在時代尖端的知識份子與新興資產家，「不拘泥古俗」，不但自己率先接受日式教育，其子女多自幼留學日本。^⑬只可惜目前不但沒有看到像《水竹居主人日記》記載改築廟宇這樣珍貴的資料，連一向熱中於宣傳南瑤宮的《臺灣日日新報》也不曾提到李崇禮等人如何為南瑤宮決定建築形式以及選擇負責改築匠師的名字。

臺灣寺廟建築傳統源起於中國，由於市場固定需求有限，而且專業匠師養成不易，自清代來以多仰賴福建或廣東匠師渡海來工作。當市場需求量大時，這些流寓匠師便有可能長期居住臺灣工作，並且培養本地徒弟，將技藝扎根於此。大正時期（1911-1926）臺灣南北各地掀起翻修廟宇的熱潮，從福建聘來的匠師再度受到業主重視。最有名的例子，如1919年臺北龍山寺商議改建時，辜顯榮特別聘請泉州惠安溪底木匠王益順（1861-1931），後者領導徒弟們完成龍山寺、臺北孔廟、新竹城隍廟等等具有指標性建築。^⑭王益順在臺居留將近十一年，部分子弟從此定居臺灣。1927年底，為改建鹿港天后宮，辜顯榮曾請王益順南下，評比當地匠師的設計圖，足見其受重視。^⑮後來，他的姪子王樹發更主持天后宮三川殿的工作。石匠方面，自惠安渡海而來的眾多蔣氏石匠群，也在臺灣留下許多佳作。^⑯

^⑬ 長子君曜日本大學醫科畢業，曾於東京加入臺灣新民會（1920），次子君晰小學就讀東京，中學返泉州，高校再赴日本，京都大學經濟科畢業。

^⑭ 李乾朗，〈王益順匠師在臺灣之廟宇建築研究〉，《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學報》6（1983），頁87-107；同氏著，〈艋舺龍山寺之寺史〉，《艋舺龍山寺調查研究》（臺北：臺北市政府，1992），頁31。

^⑮ 陳仕賢，《鹿港天后宮志》（鹿港：鹿港天后宮管理委員會，2004），頁194。

^⑯ 莊耀棋，《在臺惠安峰前村蔣氏打石匠師群之研究》（臺北：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

北港朝天宮在修築之始便公開宣稱：「〔委〕託臺北著名工師陳應彬督辦其事。」^{⑬⑭}新港奉天宮木工由新莊吳海同負責，但修築過程中也曾對外宣傳：「目前支那名匠正日夜趕工，以期早日完成。」^⑮此所謂支那名匠主要就是同時承包這兩座媽祖廟修建水泥的泉州師傅廖伍。^⑯朝天宮、奉天宮與慈濟宮的主要匠師多所重疊，絲毫不足為奇。在這股翻修寺廟的熱潮中，成名的匠師聲名遠播，各地爭相聘請。有些匠師還跨界包工程，例如廖伍就是明顯的例子。前文已述，他在豐原期間還參與市街改正的街屋建設。根據李乾朗最近調查，臺灣中部不少牌樓厝洗石子裝飾出自廖伍，現存最有名的例子如裝飾華麗繁複的竹山林月汀墓園（1931）太平吳鸞旂墓園（1934）（圖35），與1930年左右霧峰林家景薰樓門樓，可惜這些名建築在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都嚴重受損。^⑰事實上，若比較南瑤宮觀音殿與吳鸞旂墓園洗石子裝飾，技法相近，只是後者更為繁複。總之，廖伍在完成朝天宮，進行奉天宮工程的後期，也加入了1916至1917年南瑤宮改建團隊。^⑱

那麼南瑤宮大殿的大木匠師到底是誰？目前有兩種說法，一為陳應彬，一為黃神通。陳應彬的說法來自李乾朗採訪其弟子廖石城（1899-1984），後者謂他拜師之初隨即陪同陳應彬到南瑤宮工作。^⑲黃神通的說法來自筆者採訪鹿港雕刻家李秉圭。^⑳黃神通係鹿港大木匠師，擅長民宅與新式街屋，曾參與鹿港

⑬⑭ 〈修朝天宮〉，《臺灣日日新報》，1908.8.22〔5〕。

⑮ 〈修繕改築〉，《臺灣日日新報》，1913.10.24〔1〕，筆者日文中譯。

⑯ 另外有負責在朝天宮雕造一對龍柱的石匠蔣棟材可能也是來自惠安，但他是否也應聘奉天宮工程則不清楚。蔡相輝編撰，《北港朝天宮志》（北港：財團法人北港朝天宮董事會，1995）。

⑰ 李乾朗，《臺灣傳統建築匠藝》九輯，前引書，頁16-17。張麗俊亦曾參觀吳鸞旂墓園，《水竹居主人日記》（九），頁472，1934年9月4日。

⑱ 李乾朗在他2006年的著作中，也指出南瑤宮觀音殿是廖伍的作品，同氏著，《臺灣傳統建築匠藝》九輯，前引書，頁15。

⑲ 李乾朗，《傳統營造匠師派別之調查研究》，前引書，頁78；同氏著，《臺灣寺廟建築大師陳應彬傳》，前引書，頁42。

⑳ 〈李秉圭工作室訪談〉，2005年9月29日錄音稿。

天后宮主殿 (1927) 與龍山寺設計工作。^⑭南瑤宮內部大木結構設計樸素，外形卻運用許多新式裝飾技法，與陳應彬其他傳統廟宇建築形式完全不同；而黃神通的街屋建築目前則幾乎無跡可尋。兩位都是知名的大木匠師，但目前仍缺乏明顯的證據可供判斷究竟是那一位設計南瑤宮。是否有可能由黃神通設計建築圖，而陳應彬主持施工呢？李乾朗最近類似說法為：（南瑤宮觀音殿）「設計者不詳，但承包施工者為陳應彬，【此殿風格】在彬司所作的寺廟中確屬孤例。」這個問題暫時只能停留在邏輯推測，留待日後更明確的證據。^⑮

接下來的問題是，南瑤宮新式建築技法來源為何？大正時期改築會面臨的新式建築形式是透過日本所傳進來的西式技法。雖然西式建築如淡水英國領事館早自1891年已完工，但西式技法如洗石子等，還是要等到日治時期廣泛使用以後才逐漸普及。^⑯1913至1916年，南瑤宮第一次改築會成立到實際動工，為期三、四年的籌備期間，在彰化臺中一帶有許多新式建築成立。以現在僅存的例子來看，1907年彰化銀行總行建築就是一個明治時期和洋混合式建築，即外表為西式，大量使用水泥與磚等建材，且有圓頂 (dome) 等配件，而內部仍為傳統木構建築 (圖6)。1917年10月，新臺中車站落成，類似文藝復興式風格，引人注目，也是縱貫鐵路上重要地標，這棟建築有幸至今仍大致保留原貌。^⑰當然，當時最受人矚目的西式建築都集中在臺北城內，如率先採用鐵骨與鋼筋混凝土以結合原有磚結構，改造成巴洛克風的總督官邸 (1912-1913)、總督府博物館 (1915)、臺灣總督府 (1912-1919) 等都是迄今仍充滿生命力的例子。^⑱民間資產家也勇於嘗試新式建築形式，只可惜這類建築多已被拆除或毀壞。目前遺留的同時期珍貴例子如，鹿港辜顯榮家大和洋行樓房，即今鹿港民俗文物

⑭ 鹿港龍山寺後殿1936-1938年改建由黃神通主持，參見王壽康、陳仕賢，《鹿港龍山寺》（鹿港：鹿港龍山寺管理委員會，2002），頁136-146。至於天后宮部分，說法不一；李秉圭與鹿港鎮公所全球資訊網（www.lukang.gov.tw）都說1927年天后宮主殿是由黃神通繪製設計圖，吳海桐執篙；陳仕賢的說法則是王益順否定了包括黃神通等四位鹿港匠師的設計，交給吳海桐執篙。陳仕賢，前引書，頁194。

⑮ 李乾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前引書，頁270。

⑯ 葉俊麟，《日治時期「洗石子」技術之研究》（中壢市：中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0）。

⑰ 〈臺中驛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1917.10.13〔7〕。

⑱ 黃俊銘，《總督府物語—臺灣總督府暨官邸的故事》（臺北：向日葵文化，2004）。

館，據說請來英國建築師設計，但施工則由本地技工執行。^{⑭⑧}

除了官方建築大量使用西方建築形式以外，民間住宅尤其是商業地區街屋牌樓大量實驗新技法，製造出華麗活潑的新氣息，甚至於佛教寺廟也開始使用水泥與洗石子技法，從這個觀點來看，南瑤宮新建築絕非革命性的創新。只是作為媽祖殿的第一個例子，顯得較為突兀，但若有標新立異之疑也無非是為了吸引更多的香客罷了。

2. 1917年新大殿

究竟最初人們看待南瑤宮新大殿為何等建築呢？不妨重新回想當時報紙的及時報導：^{⑭⑨}

彰化媽祖後殿竣功，全部煉瓦（磚）造。模仿同地孔子廟建築法，結構壯麗，從火車中即可望見之，為彰化添一美景。

值得注意的是，記者並沒有像媽會會員兩年後指稱此建築為「洋式宮殿」，反而強調「模仿同地孔子廟建築法」。當時彰化孔廟是中部最重要古蹟，在全臺孔廟系列中僅次於臺南。南瑤宮與彰化孔廟大成殿，相似之處在於兩者都是重簷歇山木結構，三面使用承重磚牆，而且四周有迴廊（或稱走馬廊），而不像一般媽祖廟正殿只在正面設走廊。^{⑮⑩}兩者都沒有用常見的圓木柱，大成殿的迴廊方形列柱採用石料，南瑤宮則用經費較低，新式洗石子作法仿造石柱。其次，兩者地基都很明顯地抬高。^{⑮⑪}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兩座建築正面都向前延伸出與殿身同寬的臺基，即三大開間的寬度。大成殿的臺基頗深，用低矮的欄杆圍成可供觀望、徘徊的紀念空間。相對地，南瑤宮臺基則延伸出拜亭，有屋簷、

⑭⑧ 李松林先生長子李秉業電話採訪，2007年3月5日。係曾到辜府為新大廈製作家具長達兩年以上的李松林早年回憶。據當時報導，辜府大廈費時四年，於1922年落成，估計當時家具至少已部分完成，〈落成披露宴〉、〈辜氏落成宴客〉，《臺灣日日新報》，1922.10.24〔4〕、27〔漢6〕。

⑭⑨ 〈媽祖廟後宮建設〉，《臺灣日日新報》，1917.7.26〔1〕；27〔漢6〕。

⑮⑩ 漢寶德，《彰化孔廟的研究與修復計畫》（臺中：境與象出版社，1976），無頁碼。

⑮⑪ 目前從南瑤宮觀音殿正面測得地基抬高70公分。

華麗的山牆與正面四根柱子，故進入大殿之前先上臺階，經過拜亭，再進入殿內（彩圖1）。可惜第二次改築會的大殿完成後，此殿正式被改為觀音殿時作了局部修改，如今拜亭已經被拆除，只能見於舊照片，有關今昔之變化下文將再討論。總而言之，南瑤宮觀音殿基本建築法仍不脫傳統的木構建築，而且佈局與孔廟的氣勢相彷彿。

當然，南瑤宮與彰化孔廟大成殿，在外觀上相當不同。最明顯的莫過於南瑤宮屋頂使用日式黑瓦而非臺式紅瓦，正面作出三個老虎窗，並且裝飾有山牆與山頭，表現出新時代的材料與技法。兩者在平面長寬比例上也不同，前者近於方形，後者則為長方形。再者，加迴廊的作法，不僅見於孔廟系列建築，也出現在許多寺廟，如萬華龍山寺與大龍峒保安宮。況且，彰化孔廟現有建築經過日治時期改建，而且較晚於觀音殿，故不擬繼續詳細比較。⁽¹³²⁾以下將就近三年來多次田野調查，參酌修復報告，簡單討論1917年南瑤宮大殿目前的樣貌。⁽¹³³⁾

柱子與空間

正面前廊中央一對石雕龍柱，題記：「嘉聲庄阮建業獻 大正五年仲冬吉旦」（1916年11月）是目前所見唯一與建築年代相關的紀年（圖22）。阮建業時任嘉犁（彰化和美）區長（1909），其後代阮剛猛近年曾任彰化縣長。⁽¹³⁴⁾

觀音殿平面面寬16.41公尺，進深13.85公尺，接近方形，三開間，明間與次間近乎黃金比例；內部兩對立柱（四點金柱）與前後各一對牆柱分割出長與寬皆為一大二小的空間，不過後面一對柱子（後點金柱）被神龕櫃子所包，故而只看到靠近門口的柱子（前點金柱）（彩圖3）。⁽¹³⁵⁾屋頂設天花板，高度大體一

⁽¹³²⁾ 〈彰化孔廟大修繕〉，《臺灣日日新報》，1918.9.30〔漢4〕。不過，實際修繕年代可能晚至1931年以後，《臺灣日日新報》，1931.12.10〔漢4〕；1933.9.27〔漢8〕。

⁽¹³³⁾ 漢寶德，《彰化市傳統建築南瑤宮觀音殿調查研究》（以下簡稱漢寶德報告）（彰化市：彰化市公所，1983）。力園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周宗賢、莊敏信等），《第三級古蹟彰化市南瑤宮整體整修規劃研究》（以下簡稱力園報告）（彰化市：彰化市公所，1994）。漢光建築師事務所，《第三級古蹟彰化縣南瑤宮調查研究暨修護計劃報告書》，前引書。

⁽¹³⁴⁾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前引書，頁181。

⁽¹³⁵⁾ 漢寶德，《彰化市傳統建築南瑤宮觀音殿調查研究》，前引書，頁7，稱：觀音殿進深13公尺，面寬15.8公尺。力園報告，《第三級古蹟彰化市南瑤宮整體整修規劃研究》，前引書，頁28，進深13.78公尺，面寬16.62公尺。本報告引用尺寸係實測所得。前廊明間兩柱距離4.81公尺，次間距離2.75公尺。

致，中央略高，空間感覺寬敞。室外迴廊立柱每面六根，前廊與背面對齊室內柱子，兩外側間距最小，中央部分也分出一大二小的間距。^⑮至於兩側面迴廊立柱中央部分則重新分配出三個均等距離，使整體排列次序不至於顯得單調（圖9、10）。^⑯由於觀音殿屋頂主要由承载力強的磚牆承受，迴廊的柱子沒有主結構承重問題，因而容許排列上的變化。

觀音殿迴廊立柱與傳統建築如彰化孔廟大不相同的是，每一面皆用帶狀柱頂額盤（entablature）將各個柱子聯繫起來，並直接與山牆相接，成為建築外觀很顯著的元素。柱頂額盤裝飾著重複出現的泥塑花草圖案，環繞建築一周。立柱皆有柱頭與柱腳，柱頭三面飾有方形多瓣花紋泥塑。迴廊在四面中央兩柱之間都設階梯可供上下，左右側面階下各有一對西式銅造立燈，宛如街燈（圖27）。正面階梯特別窄，這是被改造過的部分，下文再述。

神龕

觀音殿內部感覺比一般媽祖殿寬敞的原因之一是，神龕充分利用後牆全部牆面，有如博物館般，作成封閉式展示櫥窗，整體設計造型明朗，整齊大方（彩圖3、圖12）。此神龕使用檜木與玻璃，配合柱子距離，分成一大二小的空間，為了保持空氣流通，部分的木雕花紋裝飾採用透雕，同時後牆還開有氣窗，推測櫃子頂部也沒有密封（圖33）。神龕中央供奉觀音菩薩，左右各供奉福德正神與註生娘娘（圖14）。不過，在此必須提醒，大殿於1917年完成時，年底即正式供奉眾多媽祖像，故目前神像組合是被改為觀音殿時重新安排的。

神龕櫃子的木雕裝飾圖樣單純，完全捨棄傳統佛龕的透雕龍柱等繁複的雕刻技法，或蘊含吉祥如意的民俗圖象，改為使用連續圓拱門切割空間，圖案化花紋也頗具現代工藝感。神龕的頂部裝飾一排雲頭形花紋，模仿大殿屋頂封簷板的裝飾圖樣，並且安插裝飾性斗拱，以與殿外屋簷相呼應。配合櫃子一大二小的空間，此神龕共裝置三對銅燈，與室外迴廊下的銅燈造型相似（圖15）。

神龕中央大龕略微凹進去，以連續拱門造型分配出成一大二小的三個拱門空間，兩旁各有一斜出來的小拱門，外側各一個次龕也是分成一大二小的三個

⑮ 前廊六根柱子五個間距的尺寸分別為：1.41、2.75、4.81、2.75、1.41公尺。

⑯ 兩側迴廊五個間距的尺寸分別為：1.41、2.50、2.50、2.50、1.41公尺。

拱門空間（圖13、14）。此一大二小的拱門空間佈局觀念可追溯至西方文藝復興時期教堂，普遍地運用於門面、內部空間與神龕，明治時期已成熟地出現於日本的建築空間，包括教堂與公共建築（圖11）。不過，南瑤宮神龕拱門的表現顯得較為規律化，裝飾性更強（圖12）。

與銅燈造型相關的還有次間由天花板樑上懸掛下來的三座大如車輪的銅造燈架，中央明間的尺寸較大，圓輪上伸出五盞小銅燈，兩側次間的燈架較小，圓輪上伸出三盞小銅燈，造型與神龕上的銅燈相同。從當時的明信片可以判斷燈架用來懸掛傳統紙糊的圓形大燈籠（彩圖1）。

最後，殿內除了神龕外，左右壁面有一對泥塑大型橢圓形框架內塑十八羅漢像，及泥塑一對方形鏡面，造型俱厚重具有巴洛克風（彩圖4、圖23）。漢寶德已指出，十八羅漢框「背景著色為後加，非原貌。」^⑮就圖像而言，臺灣廟宇中十八羅漢像通常出現在佛寺的大雄寶殿，或大悲殿（觀音殿），以及民俗宮廟之後殿（含偏殿）觀音殿的兩側壁面。^⑯故而此一對十八羅漢像大型浮雕，也有可能是在改變此殿主祀神為觀音殿時才安裝上去的。不過，十八羅漢框架及鏡框與壁面整體空間搭配，感覺相當合宜。整體而言，壁面及天花板沒有彩繪，感覺素淨。^⑰令人想到1918年報紙提到由於經費不足，「大殿既告竣，惟未油漆。」^⑱事實上也可能此殿新風格不需要施加彩繪，或也有可能預定臨時需要時，再布置活動的畫軸，就好比裝置銅燈架用來懸掛燈籠般（彩圖1）。

天花板

南瑤宮觀音殿室內及迴廊皆安置天花板，非常引人注目。明間天花板延續

⑮ 漢寶德，《彰化市傳統建築南瑤宮觀音殿調查研究》，前引書，頁28。

⑯ 陳清香，〈臺灣寺廟十八羅漢探討〉，《羅漢圖像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頁349-383；同氏著，〈新莊慈祐宮十八羅漢像〉，《臺灣佛教美術的傳承與發展》（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頁332。

⑰ 漢寶德，《彰化市傳統建築南瑤宮觀音殿調查研究》，前引書，頁22，圖3，但圖版不清楚。漢光報告稱：「唯在民國七十九年（1990）觀音殿整修時，中脊上發現彩繪，…（中脊已於整修時抽換成新料）」，《第三級古蹟彰化縣南瑤宮調查研究暨修護計劃報告書》，前引書，頁112。

⑱ 〈建築南瑤後殿〉，《臺灣日日新報》，1918.7.2〔漢6〕。

神龕的檜木料，設計出逐漸抬高的三層平頂方格幾何圖案藻井，與左右次間形成高差，強調其高敞的感覺（圖18）。次間以及迴廊天花板則用銅片壓模製成四方連續圖案或簡單的小花紋圖案，極富現代設計工藝趣味（圖16、19）。平頂方格天花板表現確實來自日本傳統，尤其在明治時期洋風建築中，往往採用幾何圖案變化的木料裝飾，甚或彩繪方格天花板，增添建築的華麗感（圖17）。^{①⑥②}

磚牆

觀音殿外觀正面保有傳統作法的櫺子門扇，雕花簡單精緻（圖24），另三側封起外牆。^{①⑥③}最特別的是磚牆使用日式清水磚牆，也就是以平整的磚塊疊砌，一皮（列）全順砌，一皮（列）全丁砌，上下排列錯落有致（圖29）。^{①⑥④}牆壁內外兩面下緣都以洗石子技法收頭，彷彿整齊的石雕效果。後牆配合神龕位置在兩側各開一個狹長的通風窗，並且有水泥洗石子窗楣裝飾，設想當初可能窗子設有木欄杆，既可通風又可保護，不過目前窗子大部分空間已被後代人用磚塊封住（圖33）。

屋頂

觀音殿為重簷歇山式木構架與承重牆的結構組合，但正面凸出三個極顯目的三角形老虎窗（圖30）。三角形屋頂邊緣飾有毛茛葉（棕櫚葉，palmette），頂部泥塑豎立一束像噴泉般冒出來的植物，頗富誇張效果（圖31）。西式建築中的老虎窗原來是給閣樓通風採光用，南瑤宮觀音殿老虎窗正面有檜木雕花，也有氣窗功能，不盡然是裝飾意味。殿內鋪天花板而沒有閣樓，故沒有採光作用，但天花板在神龕與後壁之間沒有完全封閉，故可以通風。

上簷屋瓦沒有裝飾瓦當與水滴，卻在下緣做出檜木封簷板，以連續的雲頭文裝飾環繞四面屋簷，形狀既似水滴又似結綵，添增整個建築物耐看的細節裝飾（彩圖1、圖31）。雕花封簷板的裝飾手法也見於日本明治時期的洋風建築，

①⑥② 山口廣監修；江口敏彥著，《洋風木造建築—明治の様式と鑑賞》（東京：理工學社，1996），頁216-226。

①⑥③ 漢寶德，《彰化市傳統建築南瑤宮觀音殿調查研究》，前引書，頁15-21。

①⑥④ 清水磚原指砌磚時，用清水洗淨表皮，不帶灰質，又泛指表面平直之優良磚。如南瑤宮的砌法又稱英式砌法。參見李乾朗，《臺灣古建築圖解事典》，前引書，頁155、193。

如新潟縣舊議會議事堂(圖26)。¹⁶⁵舊霧峰林家菜園也有類似的建築裝飾手法(圖25)。¹⁶⁶南瑤宮上下重簷之間的距離刻意拉大,正面作一排木格柵氣窗,從室內望向門口上方,也可以清楚看到此一排氣窗的內面。當初設計者顯然對於三面磚牆結構的通風問題非常留意,因此,左右側面牆的上方也開一排長方形杆花格砌磚花窗,以利於通風(圖23)。

四面屋頂的下簷頂部都裝飾著一細長條的水車堵,以細緻的泥塑表現傳統花鳥與八寶等圖像(圖32)。水車堵裝飾在歲月中洗去原來的顏色,只有局部還看得到鑲嵌陶片。此外,屋頂左右兩側面博風,大圓形的泥塑脊墜與一般傳統形式不同,非常引人注目(圖29)。漢寶德認為,「內容為鶴、菊等,再一次的表現出外來的日式風格。」¹⁶⁷其實,詳細觀察,圓形圖案內大鳥展翅,豐富的羽毛佔據了一半以上的空間,鳥嘴銜著一根花,頸部很短,表現形式化,與鶴的形象相去甚遠。換句話說,圓形圖案的想法雖然可能來自日本圖案影響,(圖28)但內容已經改變,既不見鶴也不見菊。¹⁶⁸

觀音殿四面屋頂下簷加做女兒牆欄杆,視覺上遮掩了下簷,但也有重層欄杆的錯覺,更為華麗。正面屋面除了老虎窗外,更在女兒牆欄杆的中央造出一個小山形牆,上面橫向題字:「誠心此地即普陀」,普陀山是觀音菩薩道場,此題字不啻勸人相信此殿供奉觀音像,是一般臺灣寺廟大殿很少見的手法。2002年的漢光建築師事務所報告中指出,「正向立面欄杆中央一作了一個小山形牆(pediment),視覺上重簷的尺度被縮減了,較無傳統歇山重簷所營造之莊

¹⁶⁵ 山口廣監修;江口敏彥著,前引書,頁63-65。日本新潟縣舊議會議事堂建築圖檔參見網站:japan-geographic.tv/niigata/niigata-kyu-kengi。

¹⁶⁶ 霧峰菜園始建於光緒十九年(1893)林文欽中舉人,建築花園以娛母親,最晚在1897年已完工。王世慶,〈霧峰林家之歷史〉,《霧峰林家之調查與研究》,黃富三、陳俐甫編,林本源基金會叢書2(臺北:林本源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1991),頁40-41。菜園兩張舊照片中其木構磚建築都可以看到類似的封簷板裝飾手法,見賴志彰編撰,《臺灣霧峰林家留真集—近現代史上的活動1897-1947》(臺北:自立報系文化出版部,1989),頁81、164,拍攝年代分別為1907與1925年。

¹⁶⁷ 《彰化市傳統建築南瑤宮觀音殿調查研究》,前引書,頁16。

¹⁶⁸ 日本明治時期木構洋風建築歇山頂的圓形菊花裝飾例子如,舊東山梨郡役所,圖見《原色日本の美術28 近代建築・雕刻・工藝》(東京:小學館,1972),圖版16。

重感。」（彩圖2）^{①69}但目前正向立面並非原始設計面貌，而是經過改造，裁減掉向前延伸的空間，拆除原來設計華麗的拜亭及其山牆，目前包括中央小山形牆及題字都是後加的結果。為了進一步觀察改造正向立面等相關問題，以下即展開討論今昔之變化。

3. 變容—從媽祖正殿改為觀音後殿

南瑤宮觀音殿建築平面目前為近於正方的長方形，但依照早期明信片（彩圖1）判斷，原來正面迴廊前有一拜亭，亦即平面為凸字形。此拜亭立有四根方柱，位置對齊前廊的中間四根柱子。因此在明信片中，觀音殿下簷正中央的一對龍柱退縮在內，只能隱約看出影子。拜亭的面寬有四根柱子的距離，大約12.6公尺，而進深約等同於前廊最外側兩柱間距再加一根柱子寬，亦即大約2.7公尺，是相當寬敞的活動空間。拜亭前面還有階梯，其寬度應等同於後廊階梯，亦即等同於兩根龍柱的間距，4.81公尺。

拜亭屋頂一端銜接本建築之下簷，另一端的立面做出華麗壯觀的山牆，豎立三個西洋式拱門，呼應拜亭的三開間比例，中央拱門特別巨大厚重。中央拱門圓頂部泥塑出高浮雕、繁複而左右對稱的堆花裝飾。兩旁的小拱門則如凱旋門，半圓弧形的門楣齊頂，上方呈三角形，頂端飾有巨大的貝殼文。值得注意的是此連續圓拱門的造型原來是與殿內的木雕神龕造型相呼應。

目前觀音殿已將此拜亭完全除去，因此前廊的六根柱子，包括中央的龍柱暴露在外。原來的三個圓拱形山牆既已毀去，遂在前廊山牆重新再作一簡單的小山形牆，並題字：「誠心此地即普陀」。與原設計相較，目前的立面欄杆顯得格外樸素（彩圖2）。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原來建築屋脊上繁複的泥塑裝飾風格，與正面誇張的山牆立面以及老虎窗三角尖端堆疊泥塑裝飾手法都是一致的。1983年漢寶德調查報告中，提出一個深入的觀察：^{①70}

^{①69} 漢光建築師事務所，《第三級古蹟彰化縣南瑤宮調查研究暨修護計劃報告書》，前引書，頁111。

^{①70} 漢寶德，《彰化市傳統建築南瑤宮觀音殿調查研究》，前引書，頁15。

南瑤宮觀音殿，…平直的屋脊十分搶眼，…與一般日式廟宇的屋脊極其類似。…察看其屋頂架構，與一般傳統木架構作法無異，只是在接頭處並不刻意上揚，使得屋脊格外平直。

廟宇屋脊平直的作法並不限於日本，在中國北方自唐代以來平脊原是常見的形式，即便是清末南方也不難看到這樣的例子。^{①7}其實1917年此殿落成時，屋脊的造型完全交給泥水匠師自由發揮，中脊及規帶（垂脊）兩端的水泥塑也奮力向上飛揚，巨大而誇張。原來在中脊正中央插上一根類似塔剎造型，相當顯目的金屬（銅？）物（彩圖1）。臺灣一般古建築常見在屋頂中央放置一個五層或七層塔，可能有鎮風水之意。目前此塔剎也被除去，改為小小的一堆泥塑花造型，遠看像排列整齊的一盤壽桃形象。中脊消失的部分還有末端原來起翹將近兩公尺的脊尾，被斬斷而改以形狀圓鈍的鴟尾結束，此外中脊大致維持原貌，左右對稱地出現一束束毛茛葉，亦即棕櫚葉的變形。正面屋脊左右兩側規帶出現龍頭咬著花草，在收尾處表現誇張地翹起的一段花草，也是土水匠師用心之處，現在燕尾卻完全被斬斷，改塑成一個花葉形狀，有如圓形瓦當般封住規帶（圖34）。

傳統彩繪與木雕的語彙幾乎消失不見，相對地泥水匠師新式的實驗性技法在此大為發揮。清水磚面、洗石子牆腳與柱子，更顯目的是水泥堆塑技法大量地運用在三角窗、中脊、垂脊（規帶）、脊墜與水車垛。正面山牆及屋脊泥塑宛如裝飾著一重重耀眼而華麗的花環，有著世俗的熱鬧慶典感覺，降低其宗教的肅穆威嚴感，卻增添全體討喜、親切氣息。相較於廖伍1930年代的作品（圖35），南瑤宮觀音殿的屋脊堆花表現還有些實驗性質，但就年代而言，南瑤宮觀音殿最早，而且保存狀況良好，彌足珍貴。

新舊對照下，1917年改築會完成的大殿，確實充滿了偏離傳統廟宇的意味，華麗的立面山牆、展示櫃般的神龕，與寬敞的外部與內部空間目的在吸引大批觀眾入內禮拜（彩圖1）。室內設計帶有現代工藝的觀念，趨向重複連續圖案，明朗大方，左右壁面的水泥浮雕則有穩重豪華之感。同時內外設計互相搭配，例如銅燈既見於神龕與天花板，又出現於室外左右側面的階梯外。神龕的雲頭

^{①7} 例如李乾朗提供的一個廣東寺廟清末圖片，同氏著，《臺灣傳統建築匠藝》八輯（臺北：燕樓古建築出版社，2005），頁133。

文裝飾與殿外屋簷下的封簷板裝飾相同，圓拱形門面造型也是內外呼應。

從舊明信片來判斷，中央放置供案的左右側完全看不見門檻的痕跡，而且室內懸掛的燈籠非常明顯，推測原來大殿並沒有設傳統的櫺子門扇，站在階下，便可以將殿內神龕一覽無遺。這樣親和與明朗的感覺恐怕也是原來的設計用心。

從當時報導可知，南瑤宮第一次改築會在正殿完成後，將保留原有的清代三川殿，並將再興建聯絡三川殿與正殿的東西廊廡以及後殿七間。從明信片可知，原來三川殿與正殿（觀音殿）之間預留相當寬闊的空間，階梯的前面還裝設著兩排洗石子花籃，足以令人徘徊流連。同時，新大殿「極壯麗之觀，從汽車〔火車〕中即可望見之。」高度應遠遠超過三川殿。^{①72}若按原訂計畫，興建東西廊廡連結此正殿迴廊與三川殿，可以使正殿感覺相當有氣派。1919年，當改築會與媽會對峙，工程停擺時，報紙呼籲兩者合作，繼續完成未竟之業；論者最關心的是東西廊廡未能興建，影響大殿建築觀瞻。^{①73}

但最後，由於第二次改築會在原有的空間內決定增加新正殿（媽祖殿），同時拆掉清代的三川殿重建，於是新舊建築間距被強力壓縮，觀音殿正面與媽祖殿後壁之間的空間變得非常擁擠，甚至非拆掉拜亭不可。目前觀音殿正面顯得格外侷促的另一原因是，第二期工程所興建護廊竟直接切入觀音殿正面前廊的左右次間。於是，觀音殿正面目前僅剩龍柱之間的窄小門面，再也無法完整地看到觀音殿的前廊六根柱子（彩圖2、圖20）。

1917年南瑤宮大殿何時被改建？在觀音殿正面中央門外上方懸掛著一塊匾額，上面寫著：「甲戌（1934）重修 大慈大悲 南瑤宮改築會」推測就是在懸掛此匾額前，媽祖殿完工並舉行安座式，媽祖像被重新移出舊大殿並安置在新媽祖殿。為配合此退神儀式，斬斷原建築中脊與規帶的泥塑燕尾部分，並拔除中脊高聳的銅造塔剎。^{①74}此外，為了讓出空間給新建計畫中增加的媽祖殿，華麗的拜亭完全消失了，新舊建築之間的廊廡更將前廊左右兩側的四根柱子都遮住了。

①72 觀音殿實測室內明間天花板的最高點是8公尺，屋脊高度有待測量。

①73 〈改築善後—彰化特訊〉，《臺灣日日新報》，1919.2.14〔漢6〕。

①74 2006年2月4日田野調查中，與陳文筆先生討論屋脊改造部分，承他提示，觀音殿退神之說，謹表謝意。

後語 一座寺廟建築的觀察

1910年代初期，位於縱貫鐵路線上的南瑤宮媽祖信仰面臨極大的競爭壓力。南瑤宮關係彰化街繁榮，故而地方政府與紳商都非常重視這座廟宇的營運，並支持其改建計畫。第一次改築會的成員便代表彰化街有名望與資產的紳商，其中主要負責的吳汝祥、李崇禮都活躍於臺灣與福建工商界，特別李崇禮勇於嘗試新觀念與作法。然而，傳統上握有經營寺廟權力的卻是保守的鄉鎮農村，特別是南投、臺中一帶山區居民。1913年成立改築會，為南瑤宮帶來先進的開放經營觀念，不但改革財務管理辦法，也改變傳統廟宇的建築語彙。他們大膽引進民間街屋最新的立面裝飾法，也為寺廟營造一個更明朗、活潑、開放的空間。然而，改築會與媽祖會在理念上發生嚴重落差，財務管理作法更令媽祖會耿耿於懷。事實證明任何改革的推展都需要巧妙而複雜的溝通過程，才能保證改革能被接受。改築會顯然缺乏這方面的柔軟度與耐心，致使得募款嚴重不足，而且興建計畫在1917年不得不中斷。反過來說，媽祖會拒絕改變傳統的經營方式，使得南瑤宮的信仰圈無法隨著時代繼續擴展至全臺灣，終究會減弱其競爭力，結局是無法維持其全臺第三大媽祖宮的重要地位。

探討一座廟宇的建築史其實無法排除複雜的人文歷史背景，後者包括信仰之本質、信仰群組織特色、興建或改建廟宇的動機、主持者與興建廟宇過程的每一個關鍵點、經費來源與負責興建的匠師群等等。尤其是臺灣的媽祖廟一切經費及生命力皆來自龐大的信眾群，經費穩定與否自然關係到廟宇的維修與擴建。日治時期傳統寺廟的主要匠師如陳應彬、王益順、廖伍等，帶著徒弟在全臺遊走工作，以驚人的毅力處處留下名作，確實令今日許多研究者沈醉入神，追尋其蹤跡。然而在建築的硬體架構之外，更需要留意主持興建的管理人或總理如何調配有限的經費與眾多不同專業的匠師。一座廟宇正是在以上錯綜複雜的因緣和合下出現，並不斷地隨其生命力盛衰而變化面貌。

筆者清楚認知自己並非建築史學者，卻也沈醉入神於南瑤宮的新舊變化，過程中多所仰賴三本南瑤宮報告書，更首次近距離耐心觀察建築維修界，宛如食物鏈一般，自成體系。1983年，彰化市公所首度委託漢寶德教授進行觀音殿建築維修調查，¹⁷⁵此後約每十年出版一次南瑤宮的修復規畫書，可見地方政府

¹⁷⁵ 漢寶德，《彰化市傳統建築南瑤宮觀音殿調查研究》，前引書。

對此寺廟建築之重視。^{①76}可惜除了修復規劃書以外，看不到實際修復完工後的報告，因此無法清楚地掌握自1980年代以來，南瑤宮幾次修復前後的對照狀況。不過，這三次修復報告提供了當代建築師對於這棟臺和洋混合建築的實地觀察，而且隨著時代變遷，觀點也逐漸改變，饒富趣味。

漢寶德最早親自調查詳細調查觀音殿，對建築形式提出許多深入而批判性的觀察。這樣的態度承襲自他調查彰化孔廟的經驗，一方面尋找臺灣建築與中國建築的關係，一方面界定臺灣建築特色。故而，從一開始討論南瑤宮觀音殿建築形式，他便說：^{①77}

歷次修建由於缺乏全盤的計畫，以致於南瑤宮由外而內沒有一個統一的風格，但卻各具特色，…

本建築的外觀大致維持著重簷歇山的基本型態，但是本質上卻與本省一般…作法相去極大。…

再一次的表現出外來的日式風格。

1994年力園報告基本上沿襲漢寶德的說法，「外觀大致為重簷歇山式樣，形式明顯受到日式影響。」只是文字更為簡略。^{①78}2002年漢光報告雖然也站在漢寶德的基礎上，其觀察卻較為細緻而開放，例如：^{①79}

觀音殿混合風格的建築形式，裝飾原則上以重複性的水泥泥塑雕飾，乾淨俐落的佈局，顯得幽深恬靜的另一股風味。

2006年秋末，短暫的日本京都參訪過程中，再度拜訪國立京都博物館。京都博物館與東京博物館一樣，都代表著明治時期日本奮力學習歐洲古典文明，向帝國主義看齊的標竿建築。從大門口走到展覽館要經過長長的步道、噴水池，

^{①76} 力園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第三級古蹟彰化市南瑤宮整體整修規劃研究》，前引書。漢光建築師事務所，《第三級古蹟彰化縣南瑤宮調查研究季修護計劃報告書》，前引書。此外，彰化市政府委託研究案還有，彰師大地理系，《彰化南瑤宮志》，前引書，不過此書有關觀音殿建築資料較少。

^{①77} 漢寶德，《彰化市傳統建築南瑤宮觀音殿調查研究》，前引書，頁7-15。

^{①78} 力園工程顧問有限公司，《第三級古蹟彰化市南瑤宮整體整修規劃研究》，前引書，頁26。

^{①79} 《第三級古蹟彰化縣南瑤宮調查研究季修護計劃報告書》，前引書，頁137。

以及強迫對帝國象徵致意的充分空間。從來都是埋頭長驅直入，但剛好這是個下著細雨，有點疲倦的下午，步伐不由得慢下來，明治時期龐然大宮殿式建築物突然吸引住我的視線。舊帝國京都博物館本館是1895年由日本第一代建築師設計，仿造法國十七世紀巴洛克風格宮殿式建築。^⑮正面中央向前延伸出玄關面寬三間距有柱子裝飾，再仔細端詳，山牆部分的裝飾和南瑤宮一樣出現棕櫚葉、彩帶結飾，與貝殼文等（圖36、37）。更神奇的是，舊博物館玄關階梯外也出現了兩盞立式街燈。這突然提醒了我，南瑤宮觀音殿的銅燈並不只是庸俗的商店街象徵，更是歐洲大都會如巴黎、倫敦的表徵，裝置街燈代表著享受現代文明洗禮的喜悅（圖27）。南瑤宮大殿落成之際，彰化街還沒有裝置路燈，但是設計者很可能已經預知這是即將實踐的建設。1918年3月，在新擴建彰化火車站即將完工時，官方報導說，為了提供更好的服務給南瑤宮的遠地香客，「預定將為參詣街道設置路燈。」^⑯南瑤宮的香火果然為彰化街帶來最初象徵現代西方文明的街燈。

臺灣寺廟反映本地混合多元多變的文化，我們也應秉持更開放正面的心態，作更細膩而深入的觀察，才有可能貼近原來創作的活發生命力。本論文或許無法解決觀音殿設計者是誰的問題，也無意探索臺灣建築與日本建築的比較，只能暫時呈現一個學習的過程，此觀察探索的過程卻充滿了挑戰與意外收穫。

（責任編輯：黃琪惠）

^⑮ 設計者片山東熊，見《近代の美術IV 建築とデザイン》日本美術全集24（東京：講談社，1993），頁149、197。

^⑯ 〈彰化街近信〉，《臺灣日日新報》，1918.3.9〔2〕。

附錄一

寺廟台帳—南瑤宮 手稿影印本收藏於中研院民族所；原文日文，筆者中譯。原稿畫線修正部份保留。

名稱	南瑤宮（媽祖廟） 儒教
所在地	南門口（郭庄）大埔庄四百三十六番地
主神及與本尊並奉之從祀、配祀	主神天上聖母（木像九尊：大媽、二媽、三媽、四媽、五媽、六媽、興二媽、聖三媽、新四媽）見以下記事欄
經典	
境內地坪數	四百六坪六合三勺 （406.63坪）
境內地建物坪數	百七十七坪九合 （176.90坪）
許可年月日指令番號	改築許可大正五年十月二十一日指令第八九六四號
創立年月日	乾隆三年月日不詳
例祭日	見記事欄
信徒數信徒數	約十萬人
維持區域及維持者數	台中廳全部、新竹、南投、桃園、台北、宜蘭各廳之部分
住職僧道等資格氏名	顧廟 余恭（俗人）
爐主及管理人住所氏名	管理人南門口區（郭庄）大埔庄四百三十七番地 鄭炳（鄭水文）

記事	
從祀 千里眼（木像）宮娥（木像） 順風耳（木像）女婢（木像） 配祀 太子爺（木像三尊） 五穀王（木像） 國姓公（木像） 松公（木像） 觀音媽（木像） 從祀 善財（木像）良女（木像）	例祭日 一月十六日（國姓公） 三月二十三日（媽祖） 四月二十六日（五穀王） 六月十九日（觀音） 七月（中元祭） 八月十五日（土地公） 十月十五日（三官大帝）

教義及宗義	堂宇空間內共同使用者或物件
參拜者只要向神乞求便可去病享福，並且凡所祈願事事如意。不過是迷信，沒有教義可言。	左廊居住著世代顧廟的家族

乙 組織系統

一 與本山本部其他單位關係

本廟係從嘉義廳北港街朝天宮分香而來，每三年（第十二年）一回到北港拜候。

二 與本廟有關的宗教團體

本郡大竹庄番社口字番社口一五一番地所在，南瑤宮媽祖會員，於本廟祭祀時祭祀二媽（祖），共祭日則全體會員進香。

三 工作人員相互關係

參考寺廟之組織一般

四 寺廟與工作人員的關係

住職僧道等之任免待遇法及權限

顧廟人係由主要信徒協議後任免。其薪資由南瑤宮改築會每月付給八元五十錢。早晚在神前燃香燭供奉，灑掃內外。顧廟人招待參拜者，或來捐獻（響應）寺廟改築的人，但沒有負責的權限。

管理人之選任方法及權限

選任方法

參考寺廟之組織一般

權限

參考寺廟之組織一般

爐主之選任方法及權限

選任方法

參考寺廟之組織一般

權限

參考寺廟之組織一般

五 布教者養成方法

無本項相關之記錄

丙 沿革

一 主神及與本尊並奉之從祀、配祀，其歷史事實或傳說

參看祭神一般

二 創立緣起及改築、再築、事情關係者之官職、姓名，以及起造竣工年月，並其經費，及籌款方法

嘉義廳斗六魚寮庄住民，陶工楊謙，虔誠信仰北港媽祖廟天上聖母，並於自家中供奉神像。乾隆元年（1736），移居瓦碓庄即現在之大埔庄，隨即宣揚其靈顯事蹟。故而當時彰化總理林楊及李、賴蔡各姓諸同人共同籌款，塑造天上聖母神像，以供奉祀。至乾隆三年（1738），遂在瓦碓庄陳氏土地上，創建茅草小祠，安置神像，名為媽祖宮。同年十一月總理吳佳聲、黃景祺、林君、賴武等又發起籌募資金，建築本堂，塑神像五尊，改稱南瑤宮。乾隆十四年（1749）三月，士紳王君楊發起募集捐款，建築後堂。乾隆二十九（1764）年五月增築左廊廡，及祿位祠，安置歷來對本廟建築有功之吳佳聲、黃景祺等之祿位，以資表揚。

道光十九年（1839），南門口庄總理汪安舒發起，籌募捐款，增建右廊廡，以及本堂之左右門樓牆。同治十一年（1872）十一月以士紳世振治為首的諸紳商捐款在本堂左側，設置參拜者洗面所，丹楹雕畫，美麗壯觀。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舉行盛大之落成式，即今之廟宇。

三 財務管理辦法之變遷

過去之維持法

大正二年（1913）以前，每年的輪值爐主常駐廟中並指揮顧廟人，平常的專職為負責接待參拜者。管理人僅止於名義，爐主可自由決定一切財務相關事務。廟宇的收入歸爐主所得，每年三月祭事結束後，爐主交接，下臺者得到數千金後退隱，此為常態。

以下為各項收入，從中支付維持費

種目	金額
祿位租官斗三十石	120.000
埔里社集集方面捐款	120.000
海岸方面捐款	100.000
西螺方面捐款	20.000
葫蘆墩、東勢、苗栗方面捐款	200.000
各所每年化冬捐款	70.000
附近地每年化冬租官斗四十六石五斗分	200.000
金紙灰售款	1000.000
神符護符款	20.000
媽祖請神禮金	500.000
茶水捐款收入	350.000
其他雜收入	10.000
共計	2710.000

現在之維持法

現在廟宇的規模並不算小，然而由於晝夜不停地籠罩在香火煙霧中，本堂內部因煙燻造成彩繪嚴重剝落。然而，信徒的信仰（參拜者）逐年增加，對於彰化市的繁榮影響甚大。是故當地有志者協議改建案，向有關單位申請勸募捐款許可。該案已獲得通過，自大正元年至五年間（1912-1916），募款金額為六萬圓。預定於大正五年度開始進行改築。大正二年（1913）四月成立南瑤宮改築會，負責募集捐款，以及改築相關事務。

改築會組織成立以來，本廟之財務全部交由該會負責，或監督。並且改由改築會交付爐主祭祀所需費用。

祭祀費及其支出內容

祭事費四百八元

內容

金額	例祭別	金額	例祭別
24.000	大公道爐祭（四月）	20.000	國姓公千秋祭（一月）
24.000	五谷王千秋祭（四月）	100.000	聖母千秋祭（三月）
20.000	觀音佛祖祭（六月）	8.000	尾牙送神 過年迎神
165.000	中元祭（七月）	7.000	另補貼副爐主辦牲禮敬陰光
20.000	福德爺千秋祭（八月）	20.000	三官大帝祭

大正二年起，依照上表，將祭祀費用現金交付爐主辦理

有關處理收入之規約或慣例

一、所屬財產並無收益

二、臨時收入之處分

參看「三、財務辦法之變遷，過去之維持法與現在維持法」

三、財產及其管理方法之變遷

財產為建築物及其土地與雜物，歷來都交給管理人來管理。然而管理人不過是名義上的，對於廟務完全不了解。數十年來完全未曾進行廟宇的修繕或器具的維護。目前改築會已經建立完備的帳簿，整理財產，並設有戶頭儲存收支款項，充分注意利息的增值。

四、靈顯與信仰的變遷以及祭典

變遷

1. 乾隆十六年（1751）六月匪魁朱一貴之亂興起，清廷派巡撫統帥水陸軍前往討伐，受到媽祖顯靈幫助而迅速平定，朝廷特予嘉獎，派遣官吏前來祭祀。^⑮爾後屢現靈驗，每獲庇佑。相傳往昔秋季地方頗多盜匪，搶奪參拜者的財物，後因受到媽祖威靈感化，親至神前自首，懺悔其罪過。
2. 信徒之信仰逐年漸趨隆盛。特別在縱貫鐵路貫通後，自遠方來參拜者激增。目前，平日從遠近來參拜者接踵而至，燃香、金紙煙未曾間斷。尤其在祭日

^⑮ 譯註：朱一貴之亂發生於康熙六十年（1721年）。

時，參拜者遠從各地方聚集而來，多達十萬人摩肩擊轂，熱鬧至極。無法看到神像的人只好空中遙拜。

信徒的祈願內容

總而言之，參拜信徒相信媽祖是最有靈驗的神，只要祈求便可以藉其威靈滿足各種願望。在此至高無上的信仰籠罩下，連平素各自供奉的本尊都置之不顧的樣子，挹注其所有信仰力。然而信徒的祈願信仰內容廣泛，種類很多，無法一一陳述。

信徒的禮拜祈禱以及其他信仰表現形式

參見禮拜及祭葬一般

寺廟內的祭式順序

無本項相關記載事項

五、舊政府時代的保護監督或壓迫

無本項相關記載事項

六、其他重要事項

(字跡模糊)

丁 雜記

一、融合或對立的神佛名稱及說明

彰化支廳彰化區慶安宮(臺帳第六號)保生大帝據說曾被媽祖的容色所迷惑，想找機會對其挑逗。每年媽祖祭日便降雨來阻擾，而媽祖則在保生大帝的例祭日颶風以報復。每年都會發生此現象，實在奇怪。不過，雙方的信徒也並不因此而對立互鬥。

大媽總理	臺中廳線東堡牛稠仔庄土名山腳	周坤厚
仝 副 //	臺中廳燕霧上堡陝西庄土名新興	林榮
二媽總理	臺中廳藍興堡樹仔腳庄	林懋時
仝	臺中廳線東堡彰化街土名市仔尾	林泉州
興二媽總理	臺中廳捩東上堡大社庄葫蘆墩區長	廖乾三 ^⑬
//	臺中廳捩東下堡牛埔庄一六五	廖澄球
聖三媽總理	// 彰化街	林金山
副 //	// 貓羅堡田中央庄	林光輝
新三媽總理	// 線東堡西門口庄	張清泉
四媽副總理	// 燕霧下堡過溝庄	賴清文
聖四媽總理	// 武西堡大埔心庄區長	黃耀南1871-1934
//	// 同安宅庄	王允
五媽總理	// 貓羅堡喀哩庄	林老搥
仝 副 //	// 藍興堡草湖庄	林文良
六媽總理	// 捩東下堡下楓樹腳庄	陳允恭

⑬ 譯註：廖乾三（1853-1925）1890-1916任區長，1917年3月改任社口區長，畫家廖德政祖父。大園市藏編，《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1916），頁63。

	座落	地番	地目	甲數	業主、管理人氏名	一箇年收益	摘要
≈	≈	南郭庄 大埔					
四 三 六	四 二 三	四 三 六					
祠廟土地面積	池	祠廟土地面積					
○、四三二○	○、一四四○	○、一三 ○、一八六					
業主媽祖廟南瑤宮 管理人吳汝祥	業主媽祖廟南瑤宮 管理人吳汝祥	業主媽祖廟南瑤宮 管理人鄭炳吳汝祥					
二二圓	一〇圓	無					

所屬財產（建築部份）										所在地	名稱	棟數	構造	坪數	一年收益	摘要
≡	≡	≡	≡	≡	≡	≡	≡	≡	≡	線東堡大埔庄四三六 南郭庄大埔庄四三六	紙燒爐	一	同前	二、四	同前	同前
≡	≡	≡	≡	≡	≡	≡	≡	≡	≡		後堂	一	同前	一八、二	同前	同前
≡	≡	≡	≡	≡	≡	≡	≡	≡	≡		後堂	一	同前	一九、三	同前	同前
≡	≡	≡	≡	≡	≡	≡	≡	≡	≡		左廂	一	同前	四三、四	同前	同前
≡	≡	≡	≡	≡	≡	≡	≡	≡	≡		右廊	二	同前	四三、四	同前	同前
≡	≡	≡	≡	≡	≡	≡	≡	≡	≡		右廊	二	同前	六、四	同前	同前
≡	≡	≡	≡	≡	≡	≡	≡	≡	≡		左廊	二	同前	六、四	同前	同前
≡	≡	≡	≡	≡	≡	≡	≡	≡	≡		本堂	一	同前	二一、七	同前	同前
≡	≡	≡	≡	≡	≡	≡	≡	≡	≡		拜亭	一	同前	一六、七	同前	同前
												一	瓦葺煉瓦木造 半家建	十七七、九	境內十八建物 府收益無	
																業主南瑤宮 管理人鄭炳 鄭水文

所屬財產（金穀物件其他重要動產）										
金穀物件										
種類	額面、數量	一箇年ノ收益 及其ノ種目	摘要	名稱	數量	摘要				
預金	九〇五三、一〇〇 九〇三	年利五分	預主吳汝祥，保管者彰化銀行 利率年五分	香爐	一三		時計	二		
				鉢爐	一		鉢爐	一		
				琉璃燈	一		琉璃燈	一		
				長椅	一		長椅	一		
				燭臺(木造)	八對		燭臺(木造)	八對		
				燭臺(石造)	一對		燭臺(石造)	一對		
				大鼓	一		大鼓	一		
				八仙桌	一		八仙桌	一		
				長案桌	五		長案桌	五		
				花研(錫造)	五		花研(錫造)	五		

附錄二 南瑤宮沿革碑 1936

沿革碑

本廟溯自起源至於今日，雖乏精細之資料可考，亦不得不搜集殘文斷碣及諸口傳，綜合以成之也。聞自前清雍正時代，彰化置縣始建城池，亘至乾隆十二年終告成功。建城時掘土燒磚以壘城垣之用，有招募外來窯工以從事。中間有工人楊姓者，自笨港應募而來。是時交通不便，外出者視數十里為遙，故楊姓者來時攜帶有久在笨港最著靈感之神，即受封與天同功，天上聖母娘娘之香火，欲藉為庇身之用。祀之坏寮即（造磚場）址在本廟地也，時香火居然得山川之秀氣，諒欲於彰化縣治下永為福蔭山河之神故。每入夜頻見五彩毫光，居人奇之，群入寮尋覓，一無所有，惟香火存焉，咸謂必神之靈顯使然，遂共祀之於鄰福德廟內，禱告輒靈。自茲以後，香煙日盛，越二年，庄民議建廟。然初建基，不滿十坪，湫隘難堪。迨嘉慶七年，彰化紳董聯絡縣下信者，再倡重建。基雖擴五倍，而香客與年繁盛，每春夏間，進香士女摩肩擊轂，有遠自三貂葛瑪蘭山後等處而來，踵接於途，旂鈴不絕，而聖母正駕每年亦恆往發源地之笨港進香，隨駕香丁常擁十餘萬，往復步行。時彰化縣下各部落民遂倡首組織鑾班會、輿前會以護衛聖駕，輪辦進香供奉之人員，即今之媽會是也。此廟雖歷年有一定之維持，但道光間曾大繕一次，添建附屬殿廊，光緒間亦修葺一次。終感湫隘為不便，至帝國大正元年間，地方人士積極倡議改築，商之地方官中川清彰化支廳長，大為贊成。時即公舉吳汝祥、楊吉臣、吳德功、林烈堂、李崇禮諸氏分董其事，著手募金。改建閱五箇年間，築一西洋式殿（今改祀觀音佛祖為後殿）。告成未幾，因埋立不實，砌造不牢，地坪沈塌，兼之白蟻危害，勢難耐久。大正九年間，各媽會員又重倡改建之必要，爰公舉老二媽會大總理林金柱、副總理林泉州兩氏首董其事。劉陽、鄭仁、賴天送、林潛、諸氏副之。遂提出稟請，蒙田督憲許募建築費寄附金九萬參仟九百陸拾元圓。遂著手進行，歷年來捐募，疊遭景氣打擊，期延至再，中間當事者又先後棄逝，雖再舉五媽會大總理林海木、聖四媽會副總理陳慶根兩氏襲其後，築未完成而林海木氏又逝。昭和七年間，復公舉前老二媽會總理之，後人林昌氏續董其事，始終當事。諸人皆以不屈不撓之精神，邁進勇為之力，首尾經十有七年終得實

現。此中前後各殿及兩廊附屬一切之成功，今雖見煥然一新之氣象，實乃聖母靈感之使然，而亦全臺善信聚金之功，又叨歷任地方當局應援，及指導之力有以致也。今也廟貌如斯，配祀湄島最尊之神，為中州名所之一。咸望後世人，永維保守，造億年之幸福為是。謹將始終沿革誌明，留為本會紀念，並對關係諸君述謝也。

昭和十一年歲次丙子初夏穀旦

南瑤宮改築會員一同敬立

弟子吳士茂薰沐拜撰並書

廈門泉興石廠蔣馨督造



圖1 彰化南瑤宮改建前，清代建築外觀原貌《鐵道旅行案內》，1916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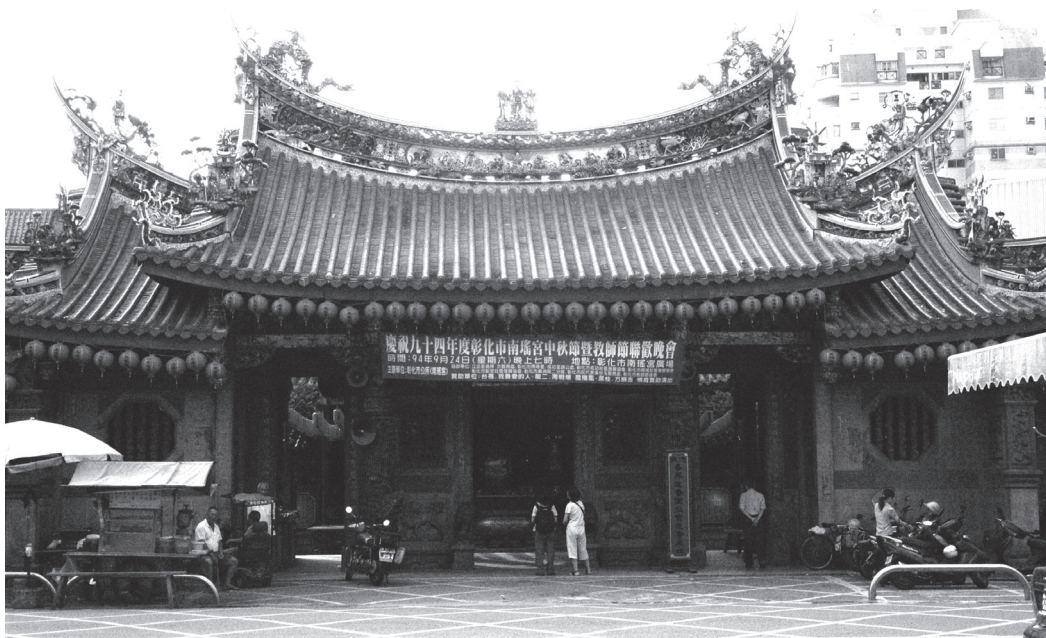


圖2 彰化南瑤宮三川殿外觀 2005.9 田野調查照片





圖5 彰化銀行監事與台灣總督安東晴美合照於台中總行 1915年7月 第二排左起第三楊吉臣、李崇禮、吳德功、第八起吳汝祥、林獻堂 《彰化銀行百年史》(2005)，頁38



圖6 彰化銀行總行 1907.5落成 《彰化銀行百年史》(2005)，頁12



圖7 北港朝天宮 約1910年代末 《北港朝天宮：建築與裝飾藝術》(1993)，頁51



圖8 豐原慈濟宮三川殿正面 2007.1 涂寬裕攝



圖9 南瑤宮觀音殿右後方俯視 2007.1 涂寬裕攝



圖10 南瑤宮觀音殿右側俯視圖 2007.1 涂寬裕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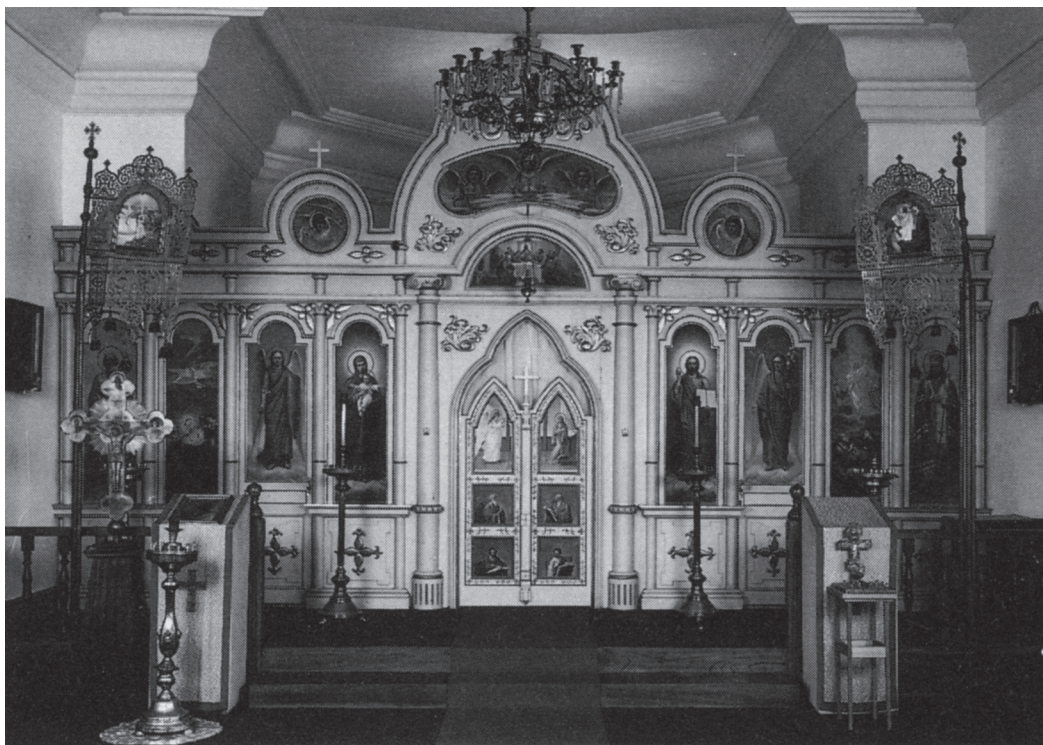


圖11 日本靜岡縣修善寺東正教會顯榮聖堂 河村依藏設計 1912《建築とデザイン》(講談社, 1993), 頁1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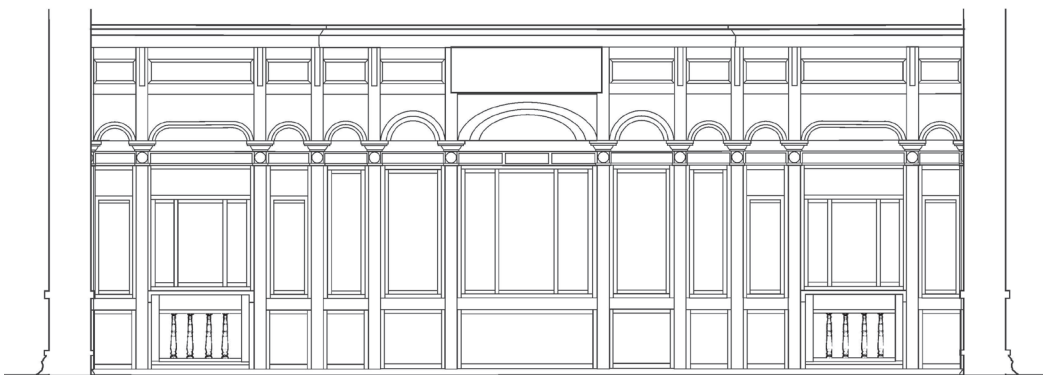


圖12 南瑤宮觀音殿神龕正面展開示意圖



圖13 南瑤宮觀音殿神龕魚眼圖 2007.1 涂寬裕攝



圖14 南瑤宮觀音殿神龕右邊 2006.4
田野調查照片



圖15 南瑤宮觀音殿神龕右邊銅燈 2006.4
田野調查照片



圖16 南瑤宮觀音殿銅燈架 2007.4 田野調查照片



圖17 日本北海道舊函館區公會堂 貴賓室天井《洋風木造建築：明治の様式と鑑賞》，頁224



圖18 南瑤宮觀音殿明間天花板 2007.4 田野調查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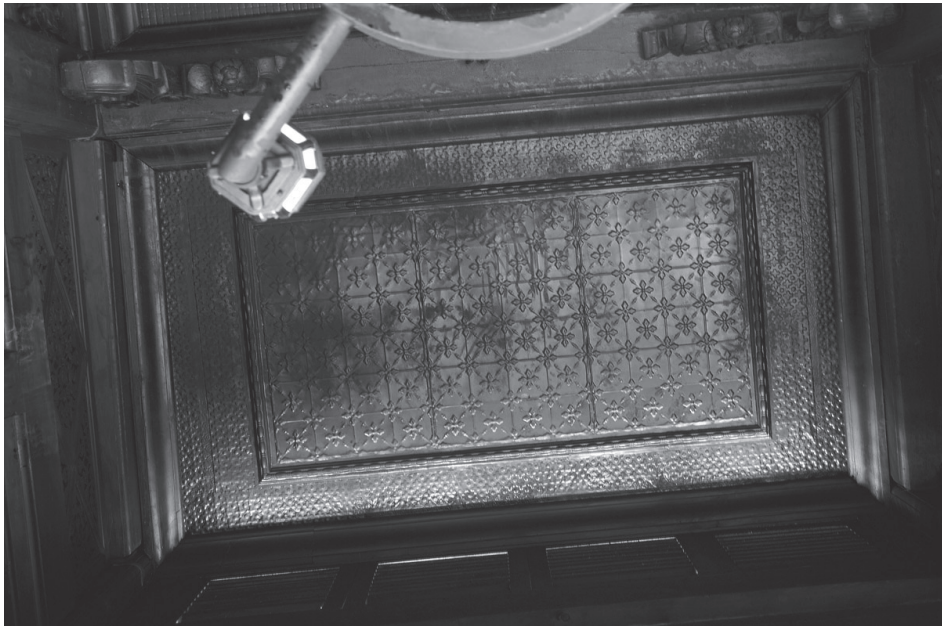


圖19 南瑤宮觀音殿次間天花板 2007.1 涂寬裕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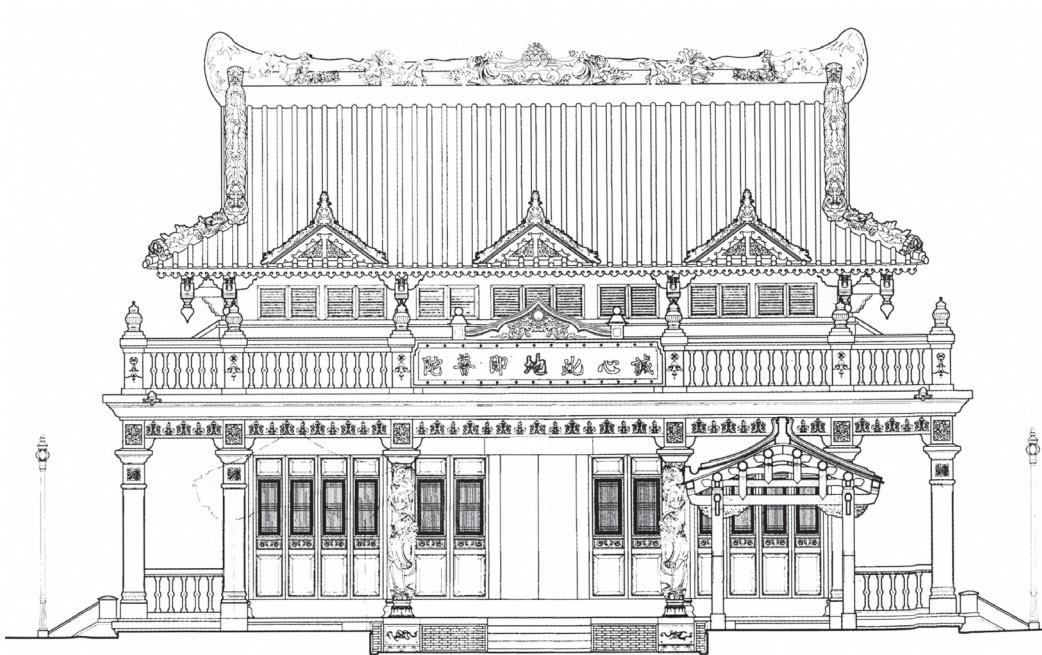


圖20 南瑤宮觀音殿正面線繪圖 據《第三級古蹟彰化縣南瑤宮調查研究修護計劃》(2002)，
附錄一，頁24-25 修改重繪



圖21 彰化孔廟 2007.1 涂寬裕攝



圖22 南瑤宮觀音殿前廊左龍柱
2007.4 田野調查照片



圖23 南瑤宮觀音殿右牆十八羅漢龕泥塑
2007.1 涂寬裕攝



圖24 南瑤宮觀音殿櫺子門扇
2007.4 田野調查照片



圖25 櫟社萊園雅集 1907 《霧峰林家留真集》(1989), 頁81



圖26 日本新潟縣舊議會議事堂 1883 《重要文化財》17 (每日新聞社編, 1975), 頁97



圖27 南瑤宮觀音殿右側面 銅燈 2007.1
田野調查照片



圖28 日本舊東山梨郡役所 愛知博物館明治村
《原色日本の美術》28（小學館，1972），
彩圖16



圖29 南瑤宮觀音殿左側脊墜 2007.1 涂寬裕攝



圖30 南瑤宮觀音殿三角形老虎窗 2007.1 涂寬裕攝



圖31 南瑤宮觀音殿中央三角形老虎窗 2007.4 田野調查照片



圖32 南瑤宮觀音殿右側屋頂 下簷頂部水車堵 2007.4 田野調查照片



圖33 南瑤宮觀音殿後牆氣窗 2006.2
田野調查照片



圖34 南瑤宮觀音殿改造過的屋脊 2007.1 涂寬裕攝



圖35 太平吳鸞旂墓園921震災前原貌 《臺閩第三級古蹟檔案圖說(一)》(1996)·頁384



圖36 南瑤宮觀音殿正面右上方立面欄杆裝飾 2007.1 田野調查照片



圖37 日本京都 舊京都帝室博物館 1895 片山東熊設計 筆者攝

The Struggle between Old and New Styles : Transformation of Nan-yao Kung Temple at Chang-hua in 1917

Yen Chuan-ying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Facing the competition from other newly renovated Matsu temples, the Nan-yao Kung temple at Chang-hua, Taiwan, proposed its own renovation project in 1912, and formed a committee with the permission from the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Consisted of local gentry and capitalists, the renovation committee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entire project including fund raising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main hall for Matsu. In summer of 1917 appeared a splendid main hall which is a hybrid of Taiwanese, Japanese and Western style. A formal inauguration ceremony was held in autumn. However, members of the traditional Matsu associations of Nan-yao Kung strongly boycotted the construction project, and criticized severely the new style. In order to overtake the project, the second renovation committee was organized three years later by the Matsu associations. Following traditional style, another main hall in traditional style was constructed in 1934. The earlier building was down graded to be a secondary building for Kuan-yin bodhisattva, furthermore, to provide space for the new hall, part of the original architecture was demolished.

Who made the decision for the architecture style of a public temple such as Nan-yao Kung? In the process of observation, we found this complicated issue was strongly related not only to the religious groups, but also to the social, political, financial and cultural factors. The artistic taste for old and new architecture styles reflects the dilemma in the early colonial period in Taiwan.

Keyword: colonial period, Nan-yao Kung, Matsu, Kuan-yin, architecture, Chang-hua